贛南憶舊錄

曹雲霞著

七十年代雜誌社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6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119263234

HONG KONG POLYTECHNIC STUDENTS' UNION
PRESS COMMITTEE

A775
J43

贛南憶舊錄

曹雲霞著

七十年代雜誌社

·版權所有·

贛南憶舊錄

作者：曹　雲　霞

出版：七十年代雜誌社
香港灣仔聯發街十五號地庫
電話：5-283206

承印：嶺南印刷公司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十三號

1977年6月初版·定價港幣三元八角



曹雲霞女士一九七五年冬到香港和她丈夫蔡省三先生團聚，攝於山頂。



◁曹雲霞女士一九七四年攝於江西上饒，那時她是一位中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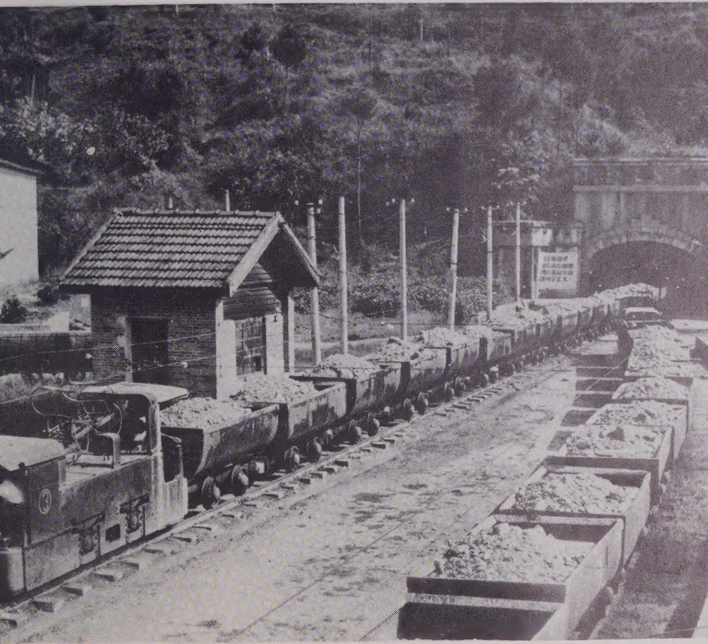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九日蔡省三先生獲得中共特赦，曹雲霞女士和女兒、外孫到北京探望，和其他獲釋人員攝於天安門前。





本書憶述當年的贛南是國民黨當局視爲「爛攤子」，蔣經國到贛南任專員，號稱「建設新贛南」實現「五有」，結果「落了空」。

贛州這座具有兩千四百多年歷史的古城，如今已建設成工業城市。圖爲新建的紅旗大道。



本書憶述了大庾西華山的鎢礦儲量居世界首位，當年是靠勞力開採，生產十分落後，而蔣經國大量徵收附加稅，被稱爲「吃鎢砂」。

現在，鎢礦開採實現了機械化生產。圖爲西華山鎢礦主平窿。

序言

蔡省三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意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司馬遷（「史記」自序）

雲霞到港之後，陸續寫了多篇回憶發表於「七十年代」，現在彙成一集出版了。我爲她高興；更高興的是看到其中紀述的歷史眞迹，得以集存。

司馬遷曾經這樣概括史家的心態：「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意也。故述往事，思來者。」雲霞並非史家，她本人更不會妄自尊大。但是，她是集之作，意念正是如此。

雲霞寫道：「我來香港，只帶了一本現時所用的小日記本，蔡省三來港，除「通行證」以外，一張字條也未帶。到港以後，遇到紛繁的問題，回答雜亂的挑戰，逼得我不得不懍於自己的良心，憑藉自己的記憶，爲歷史作證而執筆，『非所謂作也』。」「非所謂作也」也是引用司馬遷的話，在這位卓越的史家而言，顯然是誠摯的謙遜。雲霞借以聯繫自己，則確

是表述了她寫作的緣由，她的確不是存心著書立說。

我滯留香港，原非始料所及；雲霞之來，更屬意外。從各個方面，紛紛投向我們的不同的眼光，是不難理解的。正如雲霞所說的，我倆共同的遭遇是：「紛繁的問題，雜亂的挑戰。」我們個人的瑣事，本不値得多談。但是，「從報刋上，不斷看到一些文章，或者接觸友好交談，有些往事傳聞，歷史掌故，特別是涉及現時的某些事或某些人，以訛傳訛，頗有乖離。」特別是目睹一些歷史蛀蟲，他們力圖塗改歷史的眞迹，掩飾他們的原形；並且妄想把別人從歷史上抹掉，堵塞人家的嘴巴。我們作爲一個過來人，有責任用自己親身的經歷，揭示歷史的眞面貌。爲此，雲霞挺身而出，「爲歷史作證而執筆」，她的一篇又一篇回憶，就是這樣問世的。內容多是針對朋友們和讀者提出的問題。寫一篇回答了一個中心問題，跟着新的問題又來了，隨之，又寫第二篇第三篇……。現在仍按發表先後彙集。唯其如此，這個集子，就不是依照個人事先的佈局而系統寫述的；是一篇一篇地憶述某人或某事，每一篇都可以作爲一份獨立的資料。然而，由於問題的展開，都聯繫時代的脈絡、人地的因緣，因而，又有其聯貫性。其中主要是憶述抗戰期中，在贛南的所見所聞所知所爲。當年贛南的首腦，是蔣經國先生，雲霞是蔣先生的學生和部屬。因此，每篇回憶，都莫不和蔣先生有關，包涵了不少有關蔣氏的歷史資料。有助於對蔣氏的認識。

既然立志「爲歷史作證」，當然還會面臨新的問題，雲霞也勢必繼續執筆。我衷心希望她再接再厲，「述往事，思來者。」有益於時代，有益於後世。

最後，依照雲霞的叮嚀，讓我在序言中，代表她，向多方勉勵和關心她寫作的朋友們讀者們、向熱情協助回憶錄出刊的「七十年代」社的各位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九七七・二・二一・香港

KONG POLYTECHNIC STUDENTS' UNION
PRESS COMMITTEE

目錄

序言……蔡省三……1
記參加蔣經國先生第一個青幹班的經過……1
蔣緯國在贛南的故事……16
我所認識的王昇諸君……30
蔣經國的贛南抗日……43
蔣經國抗日的面面觀（一）……54
蔣經國抗日的面面觀（二）
——蔣經國抗日宣慰活動的種種……64
蔣經國抗日的面面觀（三）
——蔣經國與青年軍……76
蔣專員欽定的兩大節日……90
「蔣青天」在贛南的故事……101
蔣專員的「五有」和「十多」……111
蔣經國抗戰期中簡歷表（一九三七—一九四五）……129

記參加蔣經國先生第一個青幹班的經過

去年冬，我從大陸來到香港，和我的丈夫蔡省三先生團聚。省三是去年三月十九日獲得中共特赦釋放的，當時，我和我們的兒女們都住在省三的家鄉江西省上饒市。我和兒女們一聽到特赦的消息，眞是欣喜若狂。我急忙帶着我的次女和她剛出世的一對孿生兒女，趕到北京去探望他。他告訴我：中共的政策有一項：「願意回台灣的，可以回台灣。」他說：問題不僅僅是可以回台灣；而是准予出境並往返自由。所以，他決定申請回台。在我個人的情感上，這又是一次激烈的波動，愛侶久別重逢，一瞬又將分離，該是多麼難過啊！但是，我深深懂得省三的性格和作風，他總是滿腔熱情地追求他嚮往的事情。我回想起：抗戰時期，他帶個宣傳團體巡迴戰地，數度途經家鄉而過門不入。抗戰勝利後，多少人紛紛謀求門路，大搞「刼收」，他却從重慶趕到廬山去辦報，讓我帶着孩子們留在重慶，直到一九四六年底，我才帶着孩子們乘最後一班復員專機飛抵南京。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手的時候，他在贛東又獨自帶着人馬登山打「游擊」，在一片混亂中，我只得帶着孩子

們投奔他的老家。這歷歷的往事都提示我，這次他决心去台灣，是他又一次不尋常的步驟，我不願扯他的後腿。況且，我也有許多親戚友好在台灣，我也深深懷念他們。因而我「天眞」地和省三約定：等着他到台灣安定後，再來信接我去台灣。我也是一個不願株守家園的人，中國大陸，許多地方留下了難忘的脚印，這些年來，我流動行醫，西到新疆烏魯木齊，東到厦門鼓浪嶼，北到河北，南到昆明，就是沒有去過台灣。有機會再去台灣一行，正是我的熾烈的願望。

殊不料省三和其他九位獲釋人員到香港後，却是波折橫生，長期滯留，不得入台。因而使我的心情極不平靜，考慮了很多問題，切念着省三的處境。幸而請得當局的批准，讓我來香港和省三團聚，這在我倆的生活紀錄中都是非同尋常的一頁。

我到香港之後，承蒙新聞界的先生們爲我們發了消息，引起了不少舊識和新知對我的關心和注意，有的熱心人士，要爲我寫訪問記。我尋思，個人的瑣事，過眼雲烟，值不得多談。我們正忙於生活，我現在暫在香港住所設一簡便的中醫診所，重操我曾經從業廿多年的醫務，開拓生活的又一途程。

但是，我從報刋上，不斷地看到一些文章，或者接觸友好交談，有些往事傳聞，歷史掌故，特別是涉及到現時的某些事或某些人，以訛傳訛，頗有乖離。我想，弄淸歷史的眞面貌，

是一件嚴肅的事情，這對於當前以及後世都是有益的。我今年五十三歲了，一九四〇年，我在贛州和省三結婚，三十多年來，我們有過複雜而曲折的生活經歷，我想抽空把自己切身的某些突出的經歷見聞，作一些介紹，勉充一個微而足徵的歷史見證人，給有心人提供一些參考資料。

我的經歷打算分幾次來寫，每一次談一個中心內容。這回我談的是一九三九年到江西贛州參加江西「青幹班」受訓的情況，它是蔣經國先生主辦的第一個幹部訓練班。事過情遷，又無記錄可考，全憑記憶，遺誤之處，請知者訂正。

一、到「江西青幹班」受訓的來由

我是蔣經國先生辦的第一個幹部訓練班的學生。這個幹訓班的正式名稱叫「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部幹部訓練班」。我參加受訓是該班開訓的第一期。簡稱「江西青幹班第一期」。它是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一日開訓的，到同年三月結業。班址設在贛州城郊的赤硃嶺，因此，以後有「赤硃嶺精神」之說。

「青幹班第一期」的學生，原定一百五十人，實際只有一百二十多人。來源有四個方面：支團部幹事和幹部的保送；江西流亡青年招待所挑選；江西第四區專員公署保送；中央軍校

第三分校保送六十幾名男女畢業學生，我是三分校保送的一個。

三分校為什麼保送學生去呢？這說來話長。「三分校」的前身，是「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第三團」，原設在江西吉安，我是一九三九年春考入該團受訓的。同年夏，遷到江西瑞金，改組為「中央軍校三分校」，中央軍校繼承黃埔軍校的期別，我們被列為「中央軍校第十六期政訓總隊」。我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於瑞金「三分校」十六期受訓畢業，接着被保送到贛州去受訓。

這個保送，有特殊的人事關係。三分校政治部主任胡軌先生，是黃埔四期畢業，他是「復興社」的老幹部，一度跟蔣老先生做過侍從秘書。三青團江西支團部成立，中央派蔣經國先生當主任，胡軌被派為幹事之一，蔣經國先生對胡軌很尊重，曾專程從贛州到瑞金，和胡先生商討團務。

江西支團幹事會開會決定舉辦「幹訓班」，學生不便公開招考，怕靠不住。除了有關幹部、機關保送外，接受胡軌的建議，從「三分校」十六期畢業學生中挑選六十幾名男女學生，到「江西青幹班」受訓。其中有女同學二十幾名。我和被選上的同學們都非常高興，因為我們早就聽說蔣經國先生在贛南行新政，用青年人，很有朝氣。現在有了機會到贛南去受訓，將來做蔣先生的部下，那該多好。動身前，胡軌先生還召集我們訓話，勉勵我們認眞接受訓

練，將來在蔣經國先生領導下「做個革命的青年幹部」。三分校還為我們開歡送會。我們編成一個臨時的小分隊，由隊長彭超、副隊長夏勁秋（女）率領，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到達贛州。

二、蔣經國創辦「江西青幹班」的動機

蔣經國先生為什麼創辦「江西青幹班」？要解答這個問題，先得把蔣氏當時總的情況，略加介紹。

一九三九年春，蔣氏到贛州，接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這年夏天，他到重慶參加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三期受訓，經三青團中央團部派為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這顯然是蔣老先生安排愛子跨入黨團領導階層的省級階梯。蔣氏回到贛州，就策劃江西支團的籌備工作，第一是地點問題，省支團是全省領導機關，本應該和省政府、省黨部，同設在省會的。那時，江西的省會南昌，已經陷敵，戰時省會設在泰和。蔣先生當然不願意丟掉剛接任的專員，而到泰和去辦團。因而，請得中央的特准，「江西支團部」設在贛州。江西省主席熊式輝兼「江西支團部」指導員，還得到贛州來開會。這樣一來，贛州既成為蔣氏政治活動的據點，又成為蔣氏掌握全省青年運動的中心。以後「新贛南」的故事，也就是從贛州發端的。

其次，就是幹部問題，黨、團的幹部又不同於其他部門，他們必須是來自組織內部，或通過組織培訓。好歹形式上都得通過組織的圈子。蔣先生在蘇聯經過極嚴格的組織生活。所以，他不願只搞表象的組織形式，而是要確實掌握幹部、掌握成員，從而抓住組織實質。俗話說，就是手下有一批可靠的人馬。所以，從一般組織觀念出發，蔣先生要培訓一批幹部。他在我們「青幹班第一期」開學典禮上，就明白宣稱：「你們是我們團在江西始創的第一批幹部，今後江西全省組織的發展，就靠你們去開天闢地了。」

再次，國民黨內的派系角逐，促使蔣先生要趁早下手，培訓一批自己嫡系的幹部。國民黨內派系圈子之盛，互相爭奪之激，是衆所周知的。蔣先生在重慶黨政班受訓並接受江西支團籌備主任的任命，他所接受的內層的第一課，也許正是派系弄權術。他雖然被三青團中央團部派任爲主任，而當時中央團部的組織大權，是抓在復興社太保之一康澤的手裏，康任組織處長，他不經蔣氏的同意，劈頭就把江西支團部的主要幹部都派定了。中央團部派了十二個幹部到江西（省三是其中之一），除省三之外，幾乎淸一色的都是康澤的學生和復興社分子。蔣先生在江西支團部開創時，「主任」實際是個空頭銜，只留了支團部一個總務組長的空缺，由蔣先生塡補。這十二個人，日後多數都不服從蔣主任。

面對這種情況，蔣先生於是迫不及待地，在他自己的主持下，辦這個幹訓班，培訓一批

幹部，派到所屬的各級組織中去，特別是分佈掌握全省基層組織。從此，打開了蔣經國先生控制江西全省團務的新局面，爲蔣先生日後躋身中央，奠定了基礎。

所以，蔣先生辦的這個幹訓班，日後就成爲蔣先生「嫡系的嫡系」，爲他立下了汗馬功勞。

三、「江西青幹班」的組織和成員

「江西青幹班」的組織和人員，按照我回憶的大體情形是這樣的：

班主任：蔣經國。

教務組長：劉剴鐘（支團部幹事）。

訓育組長：陳宗瑩（支團部幹事）。

副組長：黃謨熙（支團部組訓組長）。

軍訓大隊長：歐陽欽（江西第四區保安司令部參謀主任）。

男生隊長：彭超（三分校調來）。

女生隊長：夏勁秋（三分校調來）。

男生指導員：孔秋泉（三分校調來帶職受訓）；譚建勛（三分校調來帶職受訓）。

女生指導員：許素玉（三分校調來，帶職受訓，現在台灣，任國民黨中央委員兼台北市黨部副主任委員）。

教官都是臨時特邀江西的黨政負責人和支團部幹部担任。省三當時任江西支團部宣傳大隊長，他就教我們實習宣傳業務。

四、訓練的內容和經過

江西青幹班的訓練，總的分爲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班內授課，約一個半月，即從一九四〇年一月起，至二月中。第二個階段是班外實習，從二月中到三月底。四月初就結業分發工作了。

班內訓練的課目包括——

精神訓練：主要是蔣經國主任的精神講話，他系統地給我們講「團長言行」，强調地比擬說：「團長（即蔣老先生）是我們的太陽」。「沒有團長就沒有我們的一切」。要我們「効忠團長」、「做團長忠實的耳目」。這些觀念，以後在我們同學當中產生了相當深的影響。他又强調：「我們要建立兄弟一般的團結」，「同心同德，患難與共」。這樣，「青幹班」就形成了一種「兄弟熱」的風氣，不分男女，都以「大哥」、「小弟」相稱，因而江西青幹

班就出現了神秘變幻的「十兄弟」的故事。後面另作介紹。

政治訓練：主要是請江西黨政各部門的負責人講演有關的專題。我記得向我們作過講演的有：江西省政府秘書長劉體乾講江西的施政概況；教育廳長程時煃講江西的教育；財政廳長文羣講江西的財政；江西省訓團教育長張含清講地方訓練；省黨部委員兼幹事薛秋泉講黨團活動。還有支團部幹事胡軌、陳宗瑩、劉剴鍾、萬和生都作過專題講演。

業務訓練：分爲組織、訓練、宣傳、社會服務、女青年工作、總務等課，由支團部負責人講授。

軍事訓練：「生活軍事化」也包括生活訓練。青幹班是軍事管訓，要上軍事學科和術科。蔣先生還特別安排了多次實彈射擊。生活訓練，蔣先生和我們一起赤脚穿草鞋、跑步、爬山、修路、修運動場。我們除了自己修一條路，還自己動手在大門入口豎起了將近四米高的團長巨幅大像，早晨升旗典禮要向團長致最敬禮。講演每一聽到總裁、團長，隨即立正，全場斬齊的一聲「察」。有時聽一次講，要立正多次，這是軍訓教官嚴格要求的一項課目，蔣先生也强調處處要表現對團長的忠誠和崇敬。

總之，班內的訓練，蔣先生自始至終，都和我們一起生活和學習，他用各種方式，使我効忠團長，以他爲中心，結成爲一個整體。我記得他在受訓結業典禮講話中，反覆强調：你

們要把「赤硃嶺精神」帶到各地去。什麼是「赤硃嶺精神」呢？「就是絕對効忠團長的精神，團結一致的精神，朝氣蓬勃的精神，開天闢地的精神，繼往開來的精神。」

受訓的第二個階段，就是編組分配到團的機構中去實習。實習的單位是：支團部、江西流亡青年招待所，以及信縣、寧都、吉安、萍鄉、臨川和銅鼓等六個分團部。我先被分配到寧都分團部實習。

一九四〇年三月底，我們又全部回到贛州集中，正式結業，聽候分配工作。

五、「十兄弟」的故事和同學們的情況

上面提到的「十兄弟」，是怎麼一回事呢？

前面我談到：江西青幹班在蔣先生的倡導下，形成了一股「兄弟熱」，男女同學，都是親熱地互相叫喚你兄我弟。女同學爲什麼不稱謂「姐妹」呢？這也是由於蔣先生的敎導，要我們女同學，都有男人「大丈夫」的氣概，將來都和男同學一樣，能勝任獨當一面的工作。這樣一來，有些女同學，就表現得很活躍、很積極。特別是有一個年齡較大的女同學，更顯得格外突出，以全班的「大哥」自居，見到同學，就熱呼呼的叫「老弟」、「小老弟」。表現得十分和藹可親。這個自稱「大哥」的女同學，大概是二十八歲，她名叫章亞若。

那時在江西青幹班，由於蔣先生的獨特尊榮，每個人幾乎都把和蔣先生結成的「師生之誼」，看作是難能可貴的機會。有些人是頗具野心、老於世故、善於投機的。章亞若和「十兄弟」就是突出的代表。「十兄弟」的情況大致是這樣：

章亞若：江西新建縣人，她原職是「贛縣動員委員會」的書記（文書）、「三青團」的區隊長，經蔣主任特准調到「青幹班」受訓。她就是外間盛傳的蔣先生的情婦。受訓期間，想來當然是仰體蔣先生的意旨，物色了十個忠貞的學生，暗地裏結拜「十兄弟」。在赤硃嶺的松林中祭禱天地，歃血爲盟。這個密舉，不知怎麼給洩漏了。我那時還是小孩子氣，開始還不注意這一套。只是看到章亞若和一些人特別接近；後來，又看到很多同學都巴結章亞若，親暱地「大哥」「大哥」叫不絕口，章亞若儼然成了全班的一個中心人物。我於是好奇地向一個支團部調訓的女同學徐某探問：「你瞧章亞若可有神通呀？」徐說：「小鬼，你知道章亞若是誰？」我說：「她是專員公署職員調訓的。」徐說：「章亞若來頭可大啦，她是蔣主任的『那個』。這是秘密，可別亂說呀！」受訓畢業後，章亞若仍回原職。其餘情況，這裏不多談了。

王昇：他是章亞若最貼心的一個「如弟」，章亞若和蔣主任私通遺下一對孿生子，日後就由王昇負責照管。王昇，江西龍南人，和我同是三分校十六期政訓總隊畢業的，又同時保

送到「江西青幹班」受訓。畢業後，他大概是關係特殊，分發到第四區專員公署蔣專員屬下担任視察，以後一直受到重用。王昇現在台灣担任「總政治作戰部上將主任」。

王蘊：江西龍南人，他是王昇的侄兒，三分校學生，「青幹班」畢業後，分發在「江西支團部」宣傳組担任組員。聞現在台灣。

何賢佐：江西人，三分校學生，「青幹班」畢業後分發在江西支團部任組員，現下落不明。

陳若佛：江西龍南人，三分校學生，「青幹班」畢業後分發在江西支團部担任組員。現下落不明。

蕭春溥：江西人，三分校學生，「青幹班」畢業後分發担任分團部主任，聞現在台灣。

蕭昌樂：江西人，三分校學生，「青幹班」畢業後，分發在第四區專員公署任職。聞現在台灣。

樓錫源：浙江人，三分校學生，「青幹班」畢業後，分發在第四區專員公署任職，聞現在台灣。

徐貴庠：安徽人，三分校學生，「青幹班」畢業後分發担任「泰和區團部主任」，聞現在台灣。

徐修惠：浙江人，三分校學生，「青幹班」畢業後，分發在贛州辦「青年文化服務社」。

現在台灣。

江西「青幹班」同學，爬得最高的當然首推王昇了。此外是許素玉，已見前述。孔秋泉聽說現在台灣駐南韓的大使館任職。還有李德廉，江西臨川人，以後他負責辦「江西青幹班畢業同學通訊處」，他被選為「國大代表」，聽說在台灣因車禍斃命。

這期青幹班有三十多個女同學，我大都記得她們。但是，在我離大陸前，我只得悉錢萃、斯頌憲幾個人的情況。在香港會晤了鄧君琪。

「江西青幹班」以後又連續辦了四期，五期一共有五百多同學。例如我聽說有一個後期同學俞諧，現在台灣也是蔣先生的一位得力幹部。

總之，「江西青幹班」是蔣先生辦的第一個幹訓班，這個班的同學是蔣先生親自培訓的第一批幹部。蔣先生當時常川駐班，傾注了心血，據我所知，蔣先生幾乎熟悉每個同學的情況，其中有一批人確是成了蔣先生嫡系的心腹，而「十兄弟」中的某些人，則更是「嫡系的嫡系」了。

六、「通訊處」、「太陽報」、「贛南青幹系」

「青幹班」第一期結業後，開始就在江西支團部組訓組內附設一個「江西青幹班畢業學

生通訊處」。主要是本着蔣主任的教導加強聯繫，加固團結，成爲一個集體。以後這個「通訊處」成爲一個獨立的機構，抗戰勝利後，遷到南昌，並且向政府備案，成爲一個正式的公開的社團組織，由李德廉負責。同時，又遵循蔣主任教導的——「團長是我們的太陽」，先在通訊處辦了一個對內的期刊，名叫「太陽報」，一九四五年遷到南昌後，「太陽報」改爲周報，對外公開發行，成爲江西「青幹班」同學共同的喉舌，也被外界視爲蔣經國系的宣傳工具。它的宗旨，正是蔣先生經常說的：「團長是我們的太陽」，它的中心內容，就是宣傳團長的「無比偉大」。

遺憾的是「太陽報」在南昌剛露頭不久，就黯然無光，一九四八年底停刊。一九四九年夏，李德廉把「江西青幹班畢業通訊處」伴隨他的「國大代表」一同逃到台灣。

「江西青幹班」第一期畢業後，就成爲蔣先生身邊崛起的一支力量。蔣先生首先讓其中的畢業學生到江西幾個中心的縣份去創設「三青團」分團部，我回憶有：泰和分團徐貴庠，萍鄉分團張紹藩，清江分團鄒卓，永新分團樊哲琳，上高分團戚國彪，臨川分團李德廉，光澤分團蕭韶，信豐分團蕭春溥，瑞金分團柳新。這一來原來由中央派來幹部主辦的六處分團，相形之下，就降爲劣勢。進而，又在全省各縣陸續普設分團，於是江西「青幹班」的勢力就伸展到全省。以後他們又取代江西支團部的重要職位，原來中央團部康澤派定的幹部，

都陸續被排擠離去了。「江西青幹班」就控制了全省的「三青團」組織。王昇、李德廉，先後担任了支團部助理書記，書記。許素玉任支團部女青年組長，一九四六年秋，她出席廬山召開的「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得到蔣先生的鼎力提掖，竟被選爲「中央幹事」。黨團合併後，許素玉轉爲國民黨中央委員，並調到南京蔣夫人宋美齡的「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任職，在大陸時就是女界年輕的姣姣者。一九四九年王昇也出任江西省黨部的書記長，成了江西黨團的台柱人物。

總之，在大陸時，「江西青幹班」，已成爲蔣先生屬下的嫡系派別，被人稱成「贛南青幹班系」或統稱「贛南系」（因贛南系中還包括其他派別），到台灣之後，顯然在保持這個系統，並發生了一定的力量。

自一九四〇年到現在，三十多年來的變化是多麼大啊！今天回憶過去，懷念散佈在各地、特別是台灣的師長們和同學們，眞是感慨萬千！

一九七六．六．十．

蔣緯國在贛南的故事

一、某些人的問題

上一篇，我寫的憶舊錄之一，是我參加「江西青幹班」受訓的經過，很自然的談到一部分有關係的人。

有的朋友向我提出一些問題，盼我作進一步的追憶。例如：據說我們在贛南「青幹班」一期受訓時，蔣緯國担任隊長，那末，王昇不但是蔣經國的門徒，同時也是蔣緯國的學生。但王昇在台灣很快躍升到上將，而蔣緯國却屈居中將，因之蔣緯國憤憤不平。直到去年蔣緯國才掛上「上將」銜。聞說蔣氏兄弟不睦，在台灣已成了公開的秘密。蔣緯國嫉恨王昇的飛黃騰達，也可能有之。但是，一九三九年底我和王昇一起參加「青幹班」受訓時，大隊長是歐陽欽（江西人），隊長是彭超（湖南人），上次已作介紹。蔣緯國那時還在美國，說他在「青幹班」担任隊長，顯然是訛傳。次年，一九四〇年

冬蔣緯國回國，經他父親安排，才來到贛州和乃兄蔣經國聚首，我也是親眼目睹的。所以，在贛南時的王昇並非蔣緯國的學生，却一度充當蔣緯國的部屬。

因此，我這篇回憶，便就我在贛南的見聞談談蔣緯國的一些故事。用以聯想蔣氏兄弟今天在台灣，也許不無現實意味。

二、蔣緯國到贛州

我記得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間某天下午，我來到贛南將近一年了，我正在新婚不久的家中（我是四〇年十一月十七日和蔡省三結婚的），我的丈夫從「江西支團部」下班回家，欣然對我說：「報告你一個消息，蔣緯國到贛州了。」「呵，那好呀，看看他是個什麼樣兒。」——我也好奇的爲這個消息所吸引。前幾天已經聽到從蔣經國主任那裏傳出的新聞，說是蔣緯國回國了，蔣經國正準備去重慶會晤弟弟，想不到現在蔣緯國却到贛州來了。

當天，江西支團部以佐理書記彭朝鈺等爲代表，到蔣經國的寓所，拜望蔣緯國，代表支團部表示歡迎。並且徵得蔣經國的同意，江西支團部決定次日就擧行茶會和聚餐，正式歡迎蔣緯國。

三、「江西支團部」茶會歡迎蔣緯國

第二天，在贛州西津路（贛縣女子師範原址）「江西支團部」圖書館的院子裏，擺設了桌椅，鋪上鮮藍色的枱布，上面放着幾盤豐盛的水果糖和花生米，還有集中在一端爲數不多的幾個茶杯。支團部開會是尋常的事，而今天這種佈置却是少見的。這就是爲歡迎蔣經國主任的弟弟蔣緯國而隆重舉行的茶話會。前一天就通報了支團部的全體人員和贛縣分團主要人員都要到場。我那時在支團部組訓組臨時服務，隨着我丈夫蔡省三（他是支團部宣傳大隊長）早上八時就到了支團部。先在支團部大禮堂前的院內集合，準時來到的有五十多個人。有支團部佐理書記彭朝鈺、組訓組長黃謨熙、宣傳組長江海東（現在台灣任「總政戰部設計委員會主任」）、贛縣分團主任劉先風、組訓組員周祥（現在台灣是「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組員許素玉等。還有就是我們青幹班分發在支團部工作的一批同學。王昇是分發在「四區專員公署」，他沒有參加這個會。

稍頃，蔣經國、蔣緯國就由支團部總務組長王制剛陪同來到「支團部」。

蔣經國一踏上院內的台階就滿面春風地照例先和大伙點頭招呼。進到院中，由彭朝鈺一一給大家作介紹。蔣緯國莊重地對每個人一一點頭微笑，顯得頗有風度。那時聽說他是廿五

歲。

我端詳並立着的這對蔣氏昆仲，給我第一個印象就是：他倆從外形上看，簡直沒有一些兒像是兄弟。蔣經國矮壯的身軀，黝黑的膚色，滿臉的酒刺，微微有些傴僂，那時平日他愛穿工人服，而這天他却穿着長衫。我結婚時，蔣先生給我證婚，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穿長衫。他雖然喜歡說笑話，有時風趣決然；但是，我總覺得唐裝的長袖洒脫和蔣先生的粗臂壯實，總似不很調和，蔣先生給我總的印象是「粗氣」。恰恰相反，蔣緯國給我的第一個印象却是相當「文氣」，他修長的身材，白皙的膚色，面目清秀。那時，他儘管穿着一套軍服，佩着「少尉」領章，斜掛武裝帶、滿挺着胸脯，也顯不出軍官的威武。況且他穿着黃色毛料的軍服是特製的，領口是斜扣的，放下就會成爲西式翻領，黃色斜皮帶也格外光亮，一看就知道不是來自「國軍」，而是別有洋派的源頭。

經過一番見面介紹後，然後進到會場，就座後，彭朝鈺首先站起來，代表支團部致歡迎詞。接着在一片掌聲中，蔣緯國含笑地站起來致答詞，他說的是流暢的國語，和蔣經國的沙啞寧波官話，又是顯然不同。說過幾句客套話之後，彭朝鈺讓他坐下來叙談，蔣經國也插話說：「自家人，可以話話家常嘛。」

他首先就談了他這次來到贛州，是由於他父親的指示，要他來和闊別了十多年的兄長早

早會晤；並且要跟着乃兄「學習」、「鍛煉」一個時期。可見蔣老先生用心的良苦。聽說這對兄弟，早在童年，就被老先生安排在上海一同生活過一個時期。現在兩人先後回國，又不放過時機，安排他們及早相聚。

四、蔣緯國會隨納粹入侵捷克

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的，是蔣緯國畢竟還是一個情趣活躍的青年，他習慣地老是擦掌或捏掌，不自在地搖晃着身子，總像是念念於「起舞」似的。



蔣緯國一九七五年攝於台北

話匣子打開了，滔滔不絕地對我們談了一些他在外國軍隊中的故事。

他介紹他於一九三六年去德國，是在希特勒的正規陸軍步兵中服役當兵，以後升到軍士。他强調說：德國的軍紀是非常嚴厲的，長官的指揮要「絕對服從」。長官把黑的說成白的，你就得跟着說；要你去死，就別想活。

他說：一九三八年九月間，他服役的德軍某部，駐紮在德國南部的德累斯頓區同捷克接壤的邊境。一天下午，他的連隊突然緊急集合，連長下達上級緊急命令，用急行軍火速前進到一個目的地，輕裝實彈，隨時準備和敵人遭遇，立即開火。他是扛步槍的，臨時加發了子彈和手榴彈。看到那種異樣緊張的情況，不像是一般「演習」，但是又沒有宣佈「敵人」是誰？目的地在何方？

先乘火車到達德國和捷克的邊境。隨即下車，命令投入戰鬥，上刺刀衝鋒，突入了捷克邊境。沒有遭遇到任何抵抗，德軍很快就佔領了捷克的蘇台德區。這就是當年震撼全球的納粹入侵捷克的一幕。

他講這一段故事，眉飛色舞地宛如一個勝利者在津津樂道他的戰績。這本是希特勒當年完全無視國際正義的閃電式的向外侵略，從而導致了隨後出現的國際上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事件。而蔣緯國在敘述中，却連「侵略」的字眼也沒有掛上。也許正因爲蔣緯國本人是希特勒隊伍中的一員吧。

他又特別講到：德軍進入捷克的村莊，駐紮在農民的家裏，看到捷克的農民一個個都穿着破爛，「還長虱子哩」，「我們睡一晚就惹得滿身虱子」。隨即冷冷的一笑道：「外國人譏笑我們中國鄉巴佬很髒，長虱子。我原來以爲外國沒有虱子，誰不知外國鄉巴佬一樣長虱

子。」當時我和在座諸君聽到蔣緯國的含有「風趣」的這一段話，都不禁相顧一笑。而今天回憶起來：「高貴」的蔣二公子當年効命希特勒，當兵入侵捷克，駐紮在貧苦農民家中，才第一次身上沾着虱子，他該作何感想呢？

我說到這裏，想來有的讀者或許有個疑問，「爲什麼蔣緯國到希特勒的軍隊中去當兵呢？」這裏就把我了解的情況穿插介紹。當年蔣介石在中國正是效法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先後派過一批又一批親信，去德、意「取經」。我參加軍校受訓的時候，儘管那時德意日已經結成了「軸心」同中國處在敵對地位，然而我還不只一次地聽到政治教官大講特講：「蔣委員長和希特勒、墨索里尼是當代的三傑。」並且强調「三傑」的交情是深厚的，「蔣委員長」五十「壽慶」時，希特勒第一個打電報祝賀，墨索里尼送了一架飛機給蔣氏祝壽。以後蔣委員長爲了培養下一代，特別指示中國駐德「軍事代表團」團長桂永清，再三向希特勒表明「蔣委員長」對希特勒的五體投地的佩服，因而願把自己唯一的「愛子」（當時蔣經國正在蘇聯，他已宣告和父親斷絕關係）送往德國當兵，藉示効命希特勒，師承希特勒的「教範」。希特勒於是特准蔣公子破例地到德軍中去服役當兵。這是一個特殊的待遇，也充分表明了希特勒對蔣氏父子的深情厚誼。

話回本題，蔣緯國當時在盛讚德國軍紀嚴明的同時，又對比地談了他在美國遇到的故事。

他說：德國軍隊按軍階層層服從，非常嚴厲。例如：士兵在街道遇到不論是哪一部分的長官，都得敬禮，長官命令士兵臨時幹什麼，即使不相識也得幹。他不只一次在街上遇到不相識的軍官而被差遣。一九三九年他從德國轉到美國，學空軍，他已經是少尉軍官了。有一次他在一個車站上。由於東西太多，碰巧遇到一個士兵，他像德國一樣，命令那個美國士兵代他拿東西。那個士兵淡然回答：「對不起，我此刻是休假。」頭也不回就走了。蔣緯國說：「美國的士兵一休假，連自己的長官也不理睬。」「美軍的軍紀渙散，我很看不慣。」「美軍只靠武器優越，它的戰鬥力比德軍差多了。」

像這樣，蔣緯國在茶會上有說有笑地談了將近兩個小時。休息一會，接着聚餐。

我那時結婚不久，大伙都愛給我開玩笑，叫我「小新娘子」。這天，愛說笑話的蔣主任，也不放過我，特別招呼我：「小新娘子，今天正好該你迎客敬酒了，來，來，我們一桌，乾幾碗。」（那時能喝酒的都用飯碗盛酒）我和「新郎」蔡省三一起於是被讓到蔣氏兄弟一桌。我有幾碗酒量，但還趕不上蔣主任。我敬蔣緯國的酒，他自謙「量淺」，喝的不多，蔣主任則照例地和我拼「乾碗」，同時，他又巡迴到各桌「打通關」，猜拳，鬧酒。這個聚餐，就像每一次有蔣主任在場的餐舞會一樣，猜拳喧鬧，大喝特喝，一個個都是酒醉薰薰地散去。蔣緯國却似乎着意地避免失態而少飲，最後，他又顯得莊重地整理衣冠皮帶，向我們告別。

聽說王昇他們在「專員公署」也舉行了歡迎蔣緯國的盛會。所以，王昇和我都是一九四〇年冬在贛州開始認識蔣緯國的。

五、「狂歡之夜」的蔣緯國

蔣緯國到贛州後，開始一個時期，他和乃兄顯得非常親熱，蔣經國到哪裏，他就跟到那裏，簡直是形影不離。蔣經國到支團部來辦公，他也陪着坐在一旁。

為了歡迎蔣緯國，蔣經國屬下的各單位都先後舉行過茶會和聚餐。但是，在當時的贛南來說，這還是不夠熱烈，沒有盡興的。

蔣經國氏在贛南倡導的「新風尚」之一，就是「狂歡之夜」。為了表達對某一喜事的慶祝，歡暢，便舉行通宵達旦的盛大的「聯歡晚會」，贛南習慣稱為「狂歡之夜」。我到贛南第一年，就參加了多次的「狂歡之夜」，一次一次都聽到蔣經國以沙啞的嗓音高呼：「我們放聲的大笑吧，縱情的狂歡吧，這是我們生活的高潮。」歡迎蔣二公子蒞贛，祝賀蔣氏兄弟聚首，當然更得搞出一個「高潮」啊。於是「贛縣分團部」、「江西青年俱樂部」、「江西青年劇社」等團體發起，舉行各界青年歡迎蔣緯國的「狂歡之夜」。而蔣緯國本人也參與籌備，實際是他主持。由於蔣緯國出的「新點子」，這次「狂歡之夜」便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

花樣」。

一九四一年三月某日晚，蔣緯國主持的贛州各界青年「狂歡之夜」，在贛州最大的電影院「明星大戲院」開幕了。

幾天以前，就調集畫手，在贛州「中正公園」前，繪製了特大的海報，以「羣舞」的新奇畫面，吸引着行人，道路紛紛傳聞：「這是蔣家二少爺從外國帶來的『洋氣派』」。

報紙又連連發新聞，到了狂歡開幕那晚，果然是不同凡響，來人非常踴躍，把可容近五百人的劇場擠得水洩不通。從入口到會場，是連串的紅綠燈泡和繽紛的紙花彩帶。人頭攢動。而特別引人注目、前所未見的，是有二十幾個戴着二尺多高的五顏六色的高帽子啦啦隊，其中有一個帽子特高，帽尖還飄着一簇紙帶，顯得分外突出，這就是蔣緯國，還有王昇、江海東、周祥等等都是滿臉堆笑戴着高帽子。高帽子穿梭式地游動在觀衆當中，見人哈哈一笑，格外增添樂趣。蔣緯國獨特的高帽子連連搖晃，紙帶飄飄，其餘的高帽子就紛紛向他集中，在蔣緯國指揮下，手舞足蹈，拍掌歡呼，鼓噪吶喊，煞時間成了哄動全場的啦啦隊。引得觀衆也齊聲鼓掌，滙成一片節奏的掌聲和歡呼聲，熱鬧非凡。

會上演出了歌唱、舞蹈、舞龍、幻術、京戲等等，在「啦啦隊」的歡呼中，蔣經國唱了一支俄國民歌、蔣緯國唱了一支德國軍歌，蔣氏兄弟又對舞一節。滿堂喝采。

「節目」尚未終場，我隨着我丈夫就走了，我們入場也較晚。因為我丈夫那時已調任「江西青年日報」總編輯，編務繁忙。然而，我在這短暫的與會中，蔣緯國那股的縱情狂歡，却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贛州這般「狂歡之夜」，特別是紅綠高帽子助興，盡情取樂。在彼時抗戰期中的內地城鎮，依我個人的經歷，確是絕無僅有的啊！今日回想，「憶昔狂歡在贛州，抗戰烽烟漫九疇，蔣家兄弟同起舞，幾家歡樂幾家愁」。

以後聽說蔣緯國幹「裝甲兵副司令」就組織「裝甲之友社」，提倡跳舞，在當年內戰前綫的徐州，也是夕夕舞會，頻頻取樂，可見嗜舞是蔣二公子的一個僻好。

六、連篇陰暗紀錄

蔣緯國在贛州居留到一九四一年夏，兄弟相聚已經半年多了，這時又把蔣緯國的母親姚夫人接到贛州來了。聽說蔣緯國從美國返抵重慶，第一次叩見「雙親」，他竟然稱「蔣夫人」為「夫人」，而沒有像蔣經國一般的一見面就親切地叫「媽媽」。因而蔣夫人對緯國很表不滿。這也是老父急急把愛子送到贛州的原因之一。蔣緯國一見到姚夫人，則是滿口的「媽媽」了，而蔣經國也叫「阿媽」。這一來，又增添了蔣府的「親誼」，也延長了蔣緯國留贛的情趣。而蔣緯國却不甘於閒居，要一展才能，助乃兄做番工作。恰巧這時，「江西支團部」決

定學辦「江西青年夏令營」，調集男女中學生數百人，集中訓練。蔣經國担任主任，總隊長是蔣的老副手柳昕（江西萍鄉人，蔣任江西新兵督練處長時，柳任副處長），蔣緯國任大隊長之一，王昇任副大隊長。還有「總務組」是章亞若、王昇支配下的「十兄弟」中的何賢佐以及倪豪等人。

訓練定期一個月，七月初開訓，每週一個重點，第一週「入伍週」，實行的是嚴格的「軍事化」，蔣緯國大隊長親自檢閱到「班」，見到有的學生「立正」姿式不對，伸出馬靴就給那個學生一踢。有的學生胸脯不挺，冷不防，蔣大隊長就對胸一拳。個別學生面有難色，蔣大隊長便火冒三丈，怒斥：「你受軍訓，竟敢不服從！」隨即拳脚交加，以示儆戒。於是議論紛紛：「蔣二少動輒打人」，「蔣緯國是希特勒的一套」。學生當中流露着怨氣，很快也就播傳到外界。因而，贛南的人都習聞：「蔣緯國，少爺脾氣大，動輒就打人。」聞說日後蔣緯國到西安胡宗南的七分校幹隊職官，仍然保持「打人」的紀錄。

再說：夏令營訓練的第二週，中心是學生廣泛地「交誼聯歡」。這時，蔣緯國大隊長的目標却轉移到「女生隊」了。他的行儀與對待男生判若兩人。蔣大隊長對待女生，顯得格外和藹可親，溫存關懷。集體活動時，他教導女生唱歌跳舞，有說有笑，樂也融融。而課餘休息時，特別是入暮黃昏後，更是蔣大隊長盛情「個別宴請」「女生」的美妙時光。王昇支配

下的總務組，爲此作了「精心」的安排，每晚都爲蔣大隊長備辦佳肴美酒，「款待女生」，直至夜闌人靜，才讓灌成「醉人兒」的「女生」，迷惘而憾於「有失」地默默回隊。於是「風聲」又傳開了，很快又播到外界。隨之，不少女生的家長，紛紛來營探望，有的女學生則輟訓離營了，……這一來，贛南又傳開了另一端關於蔣緯國的習聞：「蔣二公子眞缺德！」「蔣緯國糟蹋不少……。」

總之，蔣緯國在「江西青年夏令營」留下了連篇陰暗紀錄，顯然的，這不宜孤懸地看作是他個人獨自的作品。

七、蔣緯國「緊急」離贛

正當「江西青年夏令營」，不斷地傳出蔣緯國大隊長的「奇聞」之後，大概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中旬某日的傍晚，那正是「訓練」的中期了，忽然「四區專署機要室」送來重慶蔣老先生拍發給「緯兒」的一份急電，電曰：「立即來渝」，緊接着乃兄蔣經國又從寓所來電話催促即刻回寓所準備，以便次晨登程。據當時在現場目睹情況的朋友告訴我，蔣緯國像遭到意外地震動了心靈，觸發了「眞情」，他又哭又笑，急忙地命令「總務組」人員，再約「女生」來叙別。但是，似乎另有佈置，女生隊這晚却「嚴禁」女生離隊，他的打算，未能實現。

於是，他指示工友準備筆硯信紙信封，蔣大隊長突然動用硯台毛筆已是罕見，而他大筆一揮，頃刻間寫了一大扎信紙，一頁一頁地散滿枱上，床上，地上……這就更使左右驚恐不已——「寫些什麼呢？」

原來每張紙上都是歪歪斜斜地寫着八個大字：「××，××，再見！再見！」「××，××，再見！再見！」不同的是「××」都是「某某」女生的不同的名字。而其中有一位女生，看來他有較多的「興趣」，一連寫了同樣的廿多張。

幸好一堆信紙都寫光了，蔣大隊長把筆一摔，接着連聲「哈哈」！「哈哈」！……隨即踉蹌地步出營房，門外早有轎車恭候，接載二公子離去了。

這時，再沒有「歡送」的人羣和儀式，只有王昇寥寥幾位，悵惘地目送蔣二公子的座車消失在黑寂的夜空中……。

「蔣大隊長」的突然離去，次日，在夏令營就傳開了，接着在贛州的各單位，贛州的老百姓當中，又播出了種種有關蔣府的「內幕新聞」。

我個人的接觸不廣，也只限於我在贛南這一短時期內的見聞鱗爪。我追憶蔣緯國的故事，也就於此打住。

一九七六．七．十．於港寓。

我所認識的王昇諸君

我常常聽到人們這樣說：

「現在台灣蔣經國的手下，文有李煥，武有王昇。」

李煥爲台灣國民黨中央委員、中央組織工作會主任兼「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王昇爲台灣國民黨中央委員、國防部政治作戰部上將主任。前者控制黨的核心；後者執掌軍的靈魂。確是蔣氏的左右臂膀。

有的朋友向我打聽王昇的這長那短，顯然是由於我和王昇兩度同學。問及李煥，我也略知一二。我見到報刊有關王昇將軍的介紹，語焉不詳又有出入。我這次回憶，就要談談我所知道的王昇，並將涉及當前在台灣位居要津的蔣經國先生衆位得意門生，包括李煥及其他。

一、一個「傳統」和一串名單

衆所周知，蔣先生的門生主要是作育於「贛南青幹班」和「重慶中央幹校」。三青團的

「中央青幹班」劃爲「中央幹校」系統，於是也擠進了蔣先生弟子的行列。

說到「門生」，蔣先生比之蔣老先生，顯然是差多了。蔣老先生，當年在大陸兼任了陸、海、空三軍和後勤等等二十幾個軍事學校的校長，又担任廬山軍官訓練團、中央訓練團、戰幹團的團長，還兼任文學校「中央政治學校」、「中央大學」等校校長。眞是全國各地各界，弟子濟濟滿堂。但是，徒子乃至徒孫雖然衆多，却不能挽救老先生在大陸的急劇傾覆。對於老先生來說，這確是一件傷心的事。聽說老先生每每責怪門生：「你們不爭氣，你們不聽我的話，以至落到這種結果。」癥結究竟在哪裏？是很値得思考的。

大事培訓嫡系門生，重用親信弟子，看來，蔣先生秉承了老先生的傳統。除了大家知道的「青幹班」、「幹校」之外，據我所知，蔣先生在大陸時還主辦過其他學校或訓練班。

一九四〇年在贛南主辦過「新贛南經濟建設幹部訓練班」，簡稱「經幹班」；又主辦過「正氣中學」。

一九四五年在重慶主辦過「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一連辦了三期，以後列入「中央幹校」系統。

一九四六到四八年在南京以「國防部預幹局」局長名義，在杭州、嘉興等地辦過「青年中學」、「青年職業訓練班」多所。又以「中央幹部訓練委員會代主任委員」名義，辦過大

規模的「戡亂建國幹部訓練班」（附設在南京「中央訓練團」內）。各地各班門徒合計起來，至少以萬計，他們對於蔣先生的崛起，顯然起到相當大的作用。

在贛南，我忝爲蔣先生的門生，情況比較熟悉。

在重慶，我丈夫蔡省三幫蔣先生辦「中央幹校」，我一直駐在校內「青村」。副教育長胡軌先生，訓導處副處長俞季虞，秘書游鯤，與我們同住一棟大屋。蔣先生常來我們家，學生來訪更是頻繁。我也經常參加校內集體活動。「幹校」的學生，我認識的相當多。

在南京，省三又幫蔣先生辦「戡建班」，我接觸的員生也不少。

去年我到香港後，看到日本出版的一份台灣黨、政、軍機關主要人員名册。暇時，我圈點了一些熟悉的名字，蔡省三也給我指出一些人。爲了提供有心人做參考，玆將我記下的，在台灣位列顯要的蔣氏門生名單略誌於下：

「中央幹校」學生：李煥、王昇、江國棟（已故）、楚崧秋、潘振球、易勁秋。（以上都是國民黨中央委員。）曾憲鎔、陳元、王茂山、王致增、李序中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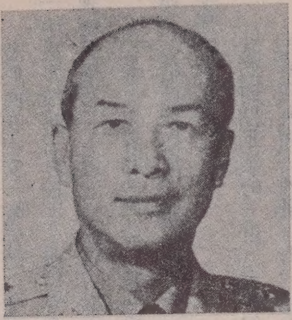
「中央青幹班」學生：黎世芬（中央委員）、李荷、蔣廉儒、周祥、羅才榮（以上都是候補中委）、江海東、鄒志奮、涂少梅、張益東、潘錦端（女，國大代表）、鄭森棨、趙金鏞、姚舜等。

「江西青幹班」學生：許素玉（女，中央委員）、俞諧、孔秋泉、蕭昌樂、徐貴庠等。王昇也是來自該班。

以上所舉，可以肯定，一個個都該是蔣經國先生的得意門生吧。但是，這僅僅是局限我的所知所聞的台灣赫赫大員，毫無疑問，次等角色，定必更多。

二、我所知道的王昇

王昇、現年六十二歲，江西省龍南縣人。



王 昇

一九三九年二月，王昇和我都同時到江西吉安參加「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三團」受訓（簡稱「戰幹團」）。當時，我們並不認識。我是在湖南長沙投考的。以後聽說王昇是在江西南昌投考的。在投考「戰幹團」之前，他在江西保安處某部當文書上士。王昇的家庭是個土財主，他的父親讓他讀了多年私塾，所以，他寫得一手工整的楷書。

我們同在吉安「戰幹團」受訓約六個月，江西南昌陷敵，「戰幹團」遷移到瑞金，改爲「中央軍校第三分校」，繼續受訓到一九三九年底結業，列爲「中央軍校第三分校十六期政訓總隊畢業」，這就是王昇的軍校學歷。

接着，王昇和我們六十幾個男女同學，經過「三分校」保送，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到達贛州，從此就認識了蔣經國先生，並且成爲蔣先生的第一批門生。一九四〇年三月正式結業，四月隨即分發工作。

我們同期畢業的一百二十多個同學，王昇青雲直上，是升官最快的一個。

先就我所知，列舉一下王昇的簡歷：

一九四〇年四月由「青幹班」分發到「江西第四區專員公署」任委任級視察，專員是蔣經國先生，王昇第一步就成了蔣氏的「近臣」。

一九四一年調任贛縣「縣政府」軍事科長，縣長又是蔣先生兼。

一九四一年底到重慶，參加「三青團中央青幹班第三期」受訓三個月。

一九四二年被派爲「三青團江西支團部」佐理書記，主任蔣經國，王昇已被擢升爲省級領導幹部。

一九四三年出席「三青團江西支團第一次代表大會」被選爲「幹事」。

一九四四年春投考「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研究部第一期」，到重慶受訓，校長蔣介石，教育長蔣經國。

一九四四年底在「幹校」，以學生身份響應「青年從軍」，經選送到「青年軍政工班第一期」受訓，受訓一個月，主任是蔣經國。

一九四五年春由「政工班」分發回江西青年軍任政治部中校科長。

一九四六年春參加在南昌舉行的三青團江西支團第二次代表大會，再度當選幹事，並和許素玉一起被選爲出席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一九四六年夏到廬山參加三青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四六年「青年軍」復員，被調至嘉興青年中學任校長。隸屬國防部預幹局，局長蔣經國先生。

一九四七年調到國防部預幹局任上校視導，局長蔣經國先生。

一九四八年秋調任國防部戡建總隊第六大隊上校大隊長。率隊到上海跟隨蔣經國先生搞經管，號稱「打虎」，並組織「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王昇自任總隊長。

一九四八年又經蔣經國推薦被派爲國民黨青年部第一處副處長，部長陳雪屏。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度率「戡建大隊」到溪口，作爲蔣氏家鄉的警衛。

一九四九年二月率「戡建大隊」到南昌，被派爲國民黨江西省黨部書記長，主任委員方天。一九四九年夏率「戡建大隊」到廣州，一度改爲「政工總隊」，王昇任總隊長，隨即撤往台灣。

到台灣，聞王昇爲蔣先生在石牌辦了多期「政訓班」，王昇本人又有大批學徒，打下了了實力基礎，於是很快躍升到國民黨中央委員、總政治作戰部上將主任，成了蔣經國先生手下的第一號紅人。

王昇這般地飛黃騰達，當然不是偶然的。王昇到台灣以後的情況，我知道不多。但是，由於共同受訓和多年相處，我對於王昇突起的淵源略有了解。

王昇之所以格外官運亨通，依恃的是「明跨三梯」，「暗得三招」，「工有三套」。

再分述一下。「三梯」，是王昇明顯地跨越過三個進身的「階梯」：其一、是受訓「三分校」，他如果不是畢業於三分校，得到特殊的條件保送到江西「青幹班」受訓，他就無緣幸識蔣經國先生。而挑選保送，則是「三分校」政治部主任胡軌先生之功，胡先生實在是王昇的第一位恩師，王昇以後對胡先生驕慢不恭，實在太不應該。其二、進入「江西青幹班」，由此和蔣經國先生結下了師生之誼，這是一個上升的關鍵。其三、是進入「中央幹校研究部

第一期」受訓，王昇本來沒有什麼堂皇的學歷，聽說他壓根兒未進過洋學堂，這一步拿到了高級學府的牌號，更便於出人頭地了。試看今天在台灣位高名顯的蔣氏門生，多是「中央幹校」研究部畢業的。

像王昇同樣連跨「三梯」者，在台灣大有人在，爲什麼却沒有和王昇一般竄紅呢？這就是由於王昇在暗地裏有他神秘的絕妙的「三招」：其一、在赤硃嶺「青幹班」受訓時，和章亞若等人結拜了「十兄弟」，他特別得到「大哥」章亞若女士的靑睞，成爲章氏貼心的如弟，透入了「內層」。繼而，章亞若和蔣經國主任私通，王昇又從中効勞，王昇便成了隱秘的「國舅」，這委實是王昇升官的關鍵的關鍵。隨後章亞若藏匿桂林分娩，平安生下一對孿生男孩，不久忽報暴斃。王昇又奉命辦理後事，遺下的一對孩子，由王昇護送給章亞若的寡母撫養，王昇負責照顧。聽說日後這對孩子送到美國留學，公開的代理監護人，也是王昇。有此「暗三招」，王昇在蔣先生左右就成爲形影不離的絕密心腹。試問還有誰堪以和王昇匹敵呢！王昇上將的隱秘後台，當然是人所不及的。順便提一下，王昇把侄兒王蘊一同帶到「江西青幹班」受訓，並且又打亂「叔侄倫常」結拜爲「十兄弟」中的一個。王蘊顯然參與了章王「如兄、如弟」的密謀。我們同受訓時，王蘊自許「文才」高過「乃叔」兼「如兄」王昇之上。在大陸時，我從來未見王昇發表過文章。到台灣，「王將軍」突然有「著作」問世，傳聞隨

侍在側的「賢侄」「如弟」王蘊捉刀有功。既然官居「上將」，遵命舞文弄墨的秘書，更不乏其人了。

除了上面的「三梯」、「三招」，還有未可忽視的，王昇確有他的擅長。我輩同學，早就紛紛稱許王昇有三套「工夫」。第一套是「耳目工」。我們受訓時，蔣經國主任就反覆訓示我們「要成爲團長（明指蔣老先生，實爲蔣主任自己）的忠實耳目」，說穿了就是爲蔣氏搞情報。王昇對於這套確有獨到的工夫，同學都明白他對蔣氏是「知情上報」最勤最多的一個，他曾經鼓勵同學們也這樣做，並且推廣他的要訣：「報憂最好先報喜」。王昇說：他向蔣主任送情報，多是先恭維蔣氏的英明卓越，並具體舉出蔣氏某句話、某項措施深得人心，備受擁戴或報自己効命的「功績」，讓蔣氏高興得意，然後再報「敵情」、「異態」、「不利情況」等等。這就是每上報一次，就先討得一回歡心。第二套是「迎合工」。王昇長於看風駛舵，相機行事。王昇矮瘦身子、尖削臉孔，外貌並無出衆之處，但是他常抓住場合，突出亮相，表演得聲色不凡。例如：他在上海跟隨蔣先生「打虎」，他曾經在復興公園，主持青年羣衆大會。他領頭大聲疾呼：「誓死跟隨蔣督導員向第三次革命運動大進軍！」他佩着美製手槍，率領「戡建大隊」的打手們，四出巡邏，耀武揚威，任意打人捕人，動輒拔槍唬人。投機商王春哲，就是他們舉發逮捕，公開槍斃的。這是王昇追隨蔣先生在大陸的一番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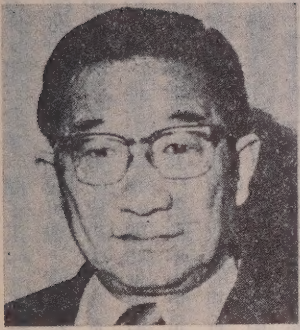
表作。第三套是「圈子工」。王昇和人家一照面，便瞇着眼，微微一笑，連聲：「你好！」「你好！」顯得和藹可親，善於拉攏人，搞小圈子。他在「江西青幹班」受訓時結拜「十兄弟」；畢業後，他又成爲「江西青幹班畢業同學通訊處」的核心分子，同學都得聽他的。別的不說，他對女同學一開始就提倡「權利不外溢」，限令女同學必得嫁給男同學，怎奈女同學都不聽他的一套，對他本人更是「退避三舍」。以後他只得同一個原在三分校充體育教員、以後到贛縣女中任體育教員的胡香棣結婚。蔣先生四九年在大陸最後搞的內層秘密核心組織「鐵血青年社」，他和李煥就是創始的首要。王昇既善於一方面「拉攏圈子」，另一方面就是「排斥異己」。王昇在大陸末期，曾大肆宣揚所謂「兩面作戰，一次革命」。「兩面作戰」的堂皇詞令是「一面反赤化」（即反共）、「一面反腐化」（即反腐化分子），實際則是用兩頂「帽子」：「紅帽子」和「灰帽子」，對於「非我圈內」的異己之輩，加以「帽子」，製造「罪名」，施以迫害打擊，重則喪命，輕則丟官。

「兩面作戰，一次革命」，曾經一度大事喧鬧爲蔣經國先生的路綫，而王昇在內部吹噓，這個「發明權」爲他所有，因爲蔣先生採納他的建議。看來王昇上將當前在台灣縱橫捭闔，仍然依仗壟斷「兩頂帽子」的「發明權」，大加發揮，大振聲威。可以肯定「三梯」、「三招」和「三工」是王昇上將起家暴發的傳家寶。循此推索，這類升官的傳家寶在中國古老的

汚濁的宦海中，花樣儘管翻新，源流却是久遠。王昇上將，既並非獨特的「發明」，也勢難長久地壟斷。其結果如何？史證斑斑可驗。而王昇素信命理，聞說台灣有靈驗的算命先生，當可隨時爲王昇上將一卜。而我所知道的王昇，也只得在此告一段落。我個人的願望，王昇同學，還是珍重自己的晚年，確實做點好事。

三、關於李煥及其他

前面說過，中央幹校研究部一期的學生，由於我住在學校，常參加他們的集體活動，我認識的不少。我印象比較深的是一些比較活躍而早露頭角的學生。記憶所及：學生當中最早選出了兩個代表參加學校「三青團」，担任幹事，是學生中的佼佼者，他們經常來找蔡省三，一個是河南人劉效騫，一個是貴州人馮九如。我經常參加晚會，欣賞學生扮演京劇角色，其中較有板眼的是吳寶華（河南人），梁博文（湖南人）。辦員生消費合作社，爲了和女生談戀愛，挪用公款，大肆貪汚揮霍，鬧



李　煥

到合作社供貨斷缺，全校譁然，我也大爲憤慨，終被學校公佈開除，斥爲「幹校敗類」的周人龍（上海人）。夫妻學生（結婚後雙雙從工作崗位投考幹校）陳伯奇和郭俊，都是我的同鄉湖南人，郭俊以後分發到長沙，曾被選爲女「國大代表」。一九四五年春，一經分發工作，就在「青年軍總政治部」担任秘書要職的陳元（福建人）、楚崧秋（湖南人），因我也一度被邀到「青年軍總政治部政工大隊」担任戲劇指導員，首先就是陳、楚兩位爲我辦人事登記。在幹校打架突出，離校後在重慶以至南京辦「新聞雜誌」，薄有名聲的馮愛羣（廣東人）。還有李序中（福建人）在南京辦「中西新聞」，也曾恭謹地來我家約稿並送稿費。

李煥當年在「幹校」，籍籍平庸，並無突出。我回憶起，他帶着一副眼鏡，見人顯得謙恭有禮，年紀比一般學生都大，一九四四年已經三十開外了。以後知道，李煥，陝西人，抗戰前他就在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在師大就參加了復興社，當年「復興社」在北平學生界的組織中，李煥就是一個活躍的中堅分子。抗戰後，李煥回到家鄉陝西西安，參加了三青團工作。一九四四年春，他辭掉職務在西安考取了「中央幹校研究部第一期」，到重慶受訓，從此成了蔣經國氏的學生。四四年底他報名從軍，被送到青年軍政工班受訓，結業後分發到青年軍政治部任職。抗戰勝利後，到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政治部任秘書，瀋陽市政府外事處副處長、瀋陽「中蘇聯誼社」總幹事。一九四七年國民黨「青年部」在南京成立，經蔣經國推薦，担

任專門委員，繼調任第一處（組訓處）處長，這是李煥跨入國民黨中央領導階層猛然登天的一步。更重要的還是一九四八年起就秉承蔣經國先生之命，和王昇等一起搞秘密核心組織「鐵血青年社」。李煥以穩重機靈見長，負責組織工作。這就爲日後李煥到台灣，躍升到中央委員、中央組織工作會主任，打下了基礎。關於蔣經國先生的得意門生，就我回憶所及，暫且淺介到此。遺珠漏玉，略長見短，或所難免，幸諒！幸諒！

一九七六・八・一・

蔣經國的贛南抗日

一、熱血沸騰，投奔公子打游擊

我第一次聽到蔣經國的名字，是一九三八年底在長沙。

那時，我決心投筆從戎，到長沙去投考「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簡稱「戰幹團」）。我原在湖南衡陽二中讀書。十一月間學校停課緊急疏散。我剛回到家鄉耒陽，長沙就發生了大火的慘劇，風聲鶴唳，時刻都謠傳「日本鬼子打過來了」。我對母親說：「媽，書讀不成了；逃難也沒個盡頭。我乾脆找個機會拿槍杆子和日本鬼子拚一場。」隨後，聽到軍事委員會在長沙招考男女學生，我就邀集幾個同學奔赴長沙。

給烈火化成一片焦土的刼後長沙，遍地瓦礫，滿目瘡痍。「抗戰必成焦土」的悲觀氣氛籠罩着人們。這對於我的從戎抗敵的壯志，投下了一股消極的陰影，使我心酸。但是我並不灰心，我想，我一個女學生現在既然可以和男學生同樣投考「戰幹團」，只要考取了，那就

有機會拿槍杆子抗日了。因爲我父親是個軍人，我從小就想，要是我也能當兵衞國，那該多好啊！

正當我們緊張地準備投考當中，一個年歲較大的長沙男同學滿懷興奮地跑來，他欣喜地大聲嚷道：「報告你們一個好消息：蔣委員長的兒子蔣經國，帶了一支隊伍在江西打游擊了。我們這裏考取的人，聽說是分配到江西的戰幹三團去受訓，將來我們就很有希望和蔣經國一起打游擊，我們要拚命把日本鬼子趕出去！」

蔣經國這個名字，當時對我還是陌生的。我有些不服氣地說：「蔣經國有什麼神通！他打游擊，爲什麼不早一點到我們湖南來幹呢？」「唉，你只記得湖南，你不知道江西是共產黨打游擊的老地方，聽說蔣經國也是共產黨，到江西打游擊正好。」這位同學熱心地給我解釋一番，他還把他聽到有關蔣經國的傳聞，津津樂道地告訴大家。就這樣，蔣經國的名字，便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特別是蔣經國在江西打游擊的傳聞更吸引着我，激勵着我。

我在長沙投考戰幹團，放榜錄取了，隨即報到，經過臨時編隊，於一九三九年一月集中到江西吉安戰幹第三團受訓。我一到江西，就探問蔣經國打游擊的事，殊不知却反不如湖南傳聞之盛，得不到確實的消息。受訓的前一個階段又很緊張，預定入伍訓練半年，我想好歹總得等到受訓結業。受訓到三月間，風聲又越來越緊，不斷傳說，日本鬼子要打通南潯線，

侵佔南昌。我們戰幹團也準備遷移了。我原想，到江西集中受訓，顯然是江西一線抵抗日寇比湖南較有力量，現在看來並不是這樣。於是我又想起，蔣經國打游擊總該起些作用。有一天，我們女生大隊的大隊長孫執禮找我個別談話。他是個北方人，身體魁梧，說話爽朗，是個典型的軍人。他笑着問我：「你來受訓，打算幹什麼？」我說：「我打算跟蔣經國打游擊。」他驚訝地瞪了我一眼，笑着道：「哈哈！熊拐子（指當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熊因飛機失事跌斷一隻脚，有些人就這樣稱謂他）早就把蔣經國安放到贛南去當官了。你想，蔣經國是熊拐子向蔣委員長要來供奉的一個寶貝，蔣經國要是出了個三長兩短，熊拐子那還得了！」

以後我才弄清楚，蔣經國已經到江西最南端的後方贛州去當江西第四區的行政督察專員了。

三月，日寇攻陷了南昌，我們戰幹三團急急忙忙地徒步行軍，搬到鄂都。我做夢也未料到，江西的省會南昌反比湖南的長沙更早落入日寇手中。我心裏暗暗埋怨：「搞什麼鬼，反而鑽到江西來逃難。」

二、老謀失算，熊某栽在公子手

熊式輝是政學系的一個極端機巧而圓滑的老官僚。蔣經國從蘇聯回國後，正當蔣老先生

爲愛子的出處躊躇的時候，熊就搶先通過蔣夫人宋美齡邀請蔣經國到江西任職。這頗投合蔣老先生的心意。蔣經國就在一九三八年冬到江西，先派爲保安處的少將副處長。處長是出身保定軍校的老軍官廖仕翹。保安處指揮各保安團，實權又抓在熊式輝的姪子熊浜的手裏。熊浜是參謀長，蔣經國只是一個空頭副處長，不過一下官居少將，已經是很特殊了。熊式輝爲了掌握蔣公子，曾經同江西政學系骨幹之一、省參議員柳藩國密商，派柳的兒子柳昕（江西萍鄉人）以上校參議的名義跟着蔣經國做高級隨員，實際是代熊式輝監視蔣經國，對蔣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得向熊報告。柳昕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的，和熊式輝又是先後同學，熊視柳昕爲心腹。

一九三九年初，熊又顧慮不宜老讓蔣公子閒置，一度曾派蔣兼任「江西省政治講習學院」總隊長，且又防範蔣藉此抓行政幹部，侵蝕政學系的基礎。接着熊別出心裁地在江西臨川另設一個「新兵督練處」，直屬江西省保安司令，派蔣經國爲少將處長，柳昕爲上校副處長。這個處本來又是一個空架子，於是輪流調一個至三個保安團到臨川訓練。就在訓練當中，蔣經國多次向新兵訓話說：「訓練好了，我帶着你們去打游擊，趕走日本鬼子。」又說：「贛北廬山是個打游擊的好地方，我帶你們到廬山去編個游擊隊。」當時，共軍的楊遇春投到國民黨，在江西的一個專區担任保安司令。他大放空氣說：「蔣經國和楊遇春一起率領保安團

上廬山打游擊。」有些人信以爲眞。柳昕把蔣經國的宣傳和外間的謠傳都一五一十上報熊式輝。嚇得熊式輝急忙把蔣經國調到贛州去當「專員」，同時和軍政部的江西傷兵管理處商定，派蔣經國兼任贛州傷兵管理分處少將處長，又派柳昕任傷兵管理分處副處長。熊式輝原是指望通過柳昕緊緊盯住蔣經國，殊不知柳昕以後却把熊的意圖和歷來的指示都原原本本告訴了蔣經國。從而柳昕倒成了蔣經國的一個心腹了。

上述情況，是柳昕日後成了我們「贛南派」的同伙，在閒談中向我們盡情吐露出來的。柳昕於一九四二年調任三靑團江西支團書記，後又經蔣經國推薦任國防部少將監察官，一九五〇年在四川被俘。

三、責無旁貸，專員返贛保疆土

我到香港之後，有人還向我探問當年蔣經國「打游擊」的事，因而觸動我回憶起這些往事。

有些朋友又向我打聽蔣經國「保衞新贛南」的經過。「七十年代」去年十月號「大衆論壇」中，張澤生先生的來信「向蔡省三先生請問一件事」說：

「蔣經國——有位江西朋友告訴我說，在抗日時期，蔣經國也高喊過『保衞大贛南』，

『死守贛南』的口號，但當日寇還在很遠很遠的地方時（忘了地名），他老兄早已『先天下之跑而跑』了。就因爲這一跑，後來抗戰勝利，他一步也不敢再回到贛南去。無顏見贛南父老也。不知道蔡先生在這點上方不方便透露一些，以補『跑史』上之空白？」

蔡省三說，因爲這個問題牽涉很廣，相當複雜，所以沒有即時作答，他叮囑我寫回憶時，把有關情況詳細介紹一下，這就更促使我寫下這段憶舊。

蔣經國先生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經三青團中央團部派爲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校長是蔣老先生。這是蔣老先生安排愛子壯大實力，躋身「中央」的一個步驟。這年年底，蔣經國實際上已經離開贛南到了重慶，他的俄國太太蔣方良和小孩等全家也遷到重慶。我也是四三年底到重慶的。蔣先生還從贛南帶了一批老幹部於四三年底同時到重慶參加「中央幹校」的籌備工作。我現在記起的有：原在贛南四區專署任科長的范魁書，後任幹校事務組長；最近在台灣被派爲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原任江西支團組長的史朝瀛，後任幹校文書組長；還有游鯤、鄭紹康、樊哲琳、徐修惠等人。從這時起，蔣先生集中精力辦幹校，實已無暇顧及贛南，但是名義上還兼任贛南四區行政督察專員，由接替他担任贛縣縣長的楊明代理專員。楊明遇到重要問題，也來電重慶向蔣經國請示。

一九四四年冬，日寇進犯湘、桂，長驅直入，侵佔了貴州獨山。國軍全線敗潰，一敗千

里，重慶也告急吃緊。那時，我正和蔡省三一起在中央幹校。蔣先生非常着急，隨即向全校宣佈：「堅決跟隨校長左右，和校長同進退。」他得到校長蔣老先生特准，由軍政部領了一批新步槍、手槍和手榴彈，分配給幹校員生。內部傳達，這是爲了「轉移」時自衞用的，準備向西撤退，並沒有提出什麼「保衞重慶」的口號，我們都紛紛準備逃難了。但是，這時却又發出了「十萬青年十萬軍」的號召，蔡省三担任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委員兼秘書，他又忙着跟蔣先生一起搞徵集學生從軍和開辦青年軍政工班。

就在這檔口，贛南楊明又來了告急的電報，聲稱日寇正進犯吉水，勢將沿吉安、泰和，侵入贛南，請蔣專員決定對策。蔣費煞思量，電覆楊明：「應緊急發動民衆，誓死保衞新贛南。」並稱：「我不日返贛。」我們來自贛南的舊部，聽到蔣先生要在這戰火緊逼之際返回贛南，一方面不禁熱血沸騰，一方面也憂心忡忡。

大概是一九四五年一月初，蔣先生分別找了贛南的舊部，作了些指示，要大家安心工作，也到我家裏安慰一番。他隨即偕同幹校秘書游鯤（江西銅鼓人，原在贛縣縣政府任科長，前年在上海工作崗位上病故）乘專機飛往贛州。

聽說，蔣先生到贛南以後，就召開一連串的緊急會議，同時在贛州召開盛大的大會，指示各保召開「保民大會」，宣稱：蔣專員回贛南，「決心和贛南父老兄弟姊妹一道誓死保衞

新贛南。」號稱組織嚴密、動員迅速的贛南老百姓，平日奉命開會，當然一個個不敢怠忽，但是，現在要和日本强盜拚命，這就不能光靠舉手喊口號了。而他們却都是赤手空拳，瞬時之間要求誓死打仗，當然無濟於事。蔣專員急得團團轉。眼看「抵抗」不行，唯一的途徑只有疏散、逃難了。

四、老父關照，公子專機撤重慶

蔣老先生這時遠在陪都重慶，切念着愛子的處境，老先生畢竟比晚輩經驗多，適時地、巧妙地給經兒發去了急電：

「經兒知之：昨覆電諒達，你身任專員，此時自不能離職，甚爲欣慰！如果專員已派員替代，而贛州人口亦疏散已畢，則當即日飛渝；以政工班開辦伊始，政治部組織未臻完備，諸待積極進行，以免誤青年遠征軍政治工作也。否則爲小事而誤大局，亦非得計，以你主要職務全在於渝也；……

父　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一時。（中華民國三十四年）」

當年，我們只聽說有此一電，現照摘電報原文，是見於蔣先生的「我所受的庭訓」（見「風雨中的寧靜」一一五頁）。老先生先對愛子在贛南「不能離職」表示「甚爲欣慰」；但

隨即强調愛子「主要職務全在於渝也」，「則當即日飛渝，……否則爲小事而誤大局」。可見，老先生把愛子在贛堅持專員職守，視爲「小事」。老先生眞正「甚爲欣慰」的，是愛子「即日飛渝」，免誤「大局」。老先生早就胸有成竹，急電愛子的同時，又由侍從室急電江西遂川美軍空軍基地，立即派出專機一架飛贛州接蔣專員火速飛渝。

在一九四五年一月底的一個傍晚，蔣專員同代理專員楊明、秘書游鯤，在贛州城作了最後一次巡視，又回到專員公署的專用辦公室盤旋一陣。一九三九年初，蔣經國接任專員時，專署是在西津路旁一條小巷子裏。四〇年秋才在城西修建了這座堂皇寬敞的新厦，專署遷移到此。在他的辦公室後邊就有一座精美的庭院，蔣方良有時陪伴他住在這裏，多數時候蔣方良和小孩家人，以及侍從室派來的六、七個警衞人員都住在城郊的別墅。五年多來，蔣專員在這座辦公室和庭院中，縱情暢想，發號施令，如今却被進犯的日寇，逼迫得他急忙到此匆匆地最後一顧。東西早經收拾停當了，而牆上却仍然掛着蔣氏父子的一幅合照和一個嵌着蔣老先生「訓子」手書的鏡框，則顯然是有意留下來的。蔣專員默默無言地環視一周，隨即步出辦公室、步出專署大門，驅車前往機場。早已升火待發的專機，等着蔣專員和隨行的一羣人登上就座，立即起飛，劃破夜空，西奔重慶。蔣專員從此再也未回過贛南。

蔣教育長深夜返抵重慶的事，第二天一淸早就在幹校傳開了。蔣氏本人雖然逕回官邸，

末去幹校。但是，隨同蔣氏來渝的兩戶人家，一下飛機就被送到幹校眷屬「青村」來住了。起早我就和蔡省三去探望他們。其一是幹校秘書游鯤的太太和一對兒女，游鯤把他跟隨蔣專員去贛和緊急返渝的情況，向我們作了介紹，我前面所寫的，多是出自游鯤之口。另外是從福建奔赴贛州趁機逃難的鄧文儀一家，鄧是當時三戰區政治部的主任。聽說他是在情況緊急中偕同他號稱「川大校花」的續絃的年輕夫人到贛州的。他商得蔣的特殊照顧，乘機逃來重慶，以後鄧氏就留在政工班任政治總教官，從而成為「太子系」客卿派中的一位大員。

蔣專員飛離贛州的時候，日寇已經侵入到萬安、遂川一線。蔣專員返抵重慶的第二天，贛州就淪陷了。日寇的鐵蹄從贛北侵陷到贛南，幾乎蹂躪了江西全省。幹校中來自贛南的幹部，一個個都切念自己的家鄉，心情極其沉重。

二月某日，是農曆除夕的晚上，蔣先生邀集贛南的老幹部聚餐，蔡省三和我都得到邀請。地點在李子壩的生生花園餐廳。我們倆應邀去了，一共有二十多個人，蔣先生親切的接待我們，首先，他作了簡短的講話，着重講到贛州的淪陷。他表示，他一直非常難過，切念贛南父老，並對大家的關懷家鄉表示同情和慰問。他鼓勵大家發揮「新贛南」精神，努力工作，爭取抗戰勝利。這回沒有像平時那般猜拳喝酒，眼看重慶朝不保夕，一個個都是沉默、憂慮。

蔣先生提到他寫了一篇懷念贛南的文章，題目為「東望章貢合流」，以後發表在「東南

日報」和「正氣日報」上。文中表達他無時無刻不在翹首東望，指望有一天，驅逐日寇，收復失地，他將回到「第二故鄉」贛南，與贛南父老兄弟重建家園。

望呀！望呀！日寇投降終於望到了，然而蔣先生却一直沒有再回贛南了。原因是什麼？我個人未曾聽到蔣先生自己就此作過任何表白。我倒記起當時有一位朋友爲蔣氏作了一副對聯：

四區專員，奔赴新贛南，貌似迎敵抗戰，虛也；

一架飛機，溜回霧重慶，實係棄職逃跑，愧哉！

一九七六・九・八・

蔣經國抗日的面面觀（一）

八年抗日戰爭，最後取得勝利。

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中華民族存亡絕續的一個關頭。「在八年抗戰中，你究竟做了些什麼呢？」對於當時的中國人，無論你是自覺或不自覺，歷史都會嚴肅地這樣問你，並作出判斷。從而，這也是正直的人們評價當代中國人的一個重要根據。且看其人，是「民族至上」還是「家族至上」？是抗戰「勝利第一」還是個人打算第一？是消極還是積極？……

我在上期一篇回憶裏，談到江西抗日期間兩個有名的問題，就是一度盛傳的「蔣經國廬山打游擊」和「蔣經國保衛新贛南」。那是由於多次有人問起這兩件事，使我追憶了我的切身經歷和有關見聞。

上期那篇回憶發表以後，又有人向我提出新的、更廣泛的、也是一些更根本的問題——「蔣經國在抗戰中究竟幹了些什麼工作？」

「蔣經國有沒有上過前綫？打過仗？」

「聽說蔣先生在贛南的抗戰宣傳工作做得很出色，有什麼突出表現？」

「蔣經國搞青年軍，爲什麼不開赴前綫作戰？」

——以上的問題，涉及面是很廣的，就我的身份和個人局限的見聞，當然難以作出圓滿的答案。現在我當就我回憶所及，盡可能提出一鱗半爪，以供有心人去作進一步的考察。

順便插話一段，我來香港，只帶了一本現時所用的小日記本；蔡省三來港，除「通行證」以外，一張字條也未帶。到港以後，遇到紛繁的問題，回答雜亂的挑戰，逼得我不得不懔於自己的良心，憑藉自己的記憶，爲歷史作證而執筆，「非所謂作也」。

一、抗戰期中的連串經歷

「蔣經國在抗戰中究竟幹了一些什麼工作？」——這個問題，顯然不是三言兩語能夠交代清楚的。

蔣先生一九三七年三月回國，不久「七七」事變，日本全面侵華，就在抗戰的烽火中，蔣氏到江西任職，開始了他戰時的政治生涯。因而不論他幹什麼，都不能不與抗戰有關。他在抗戰期中的經歷，總的可分爲兩個階段：一九三七年冬到一九四三年冬，爲期六年，主要

是在江西，特別是贛南，做一個地方官，接近前綫，呼吸抗戰的空氣自然較濃。一九四三年冬到重慶，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將近兩年，遠在後方的時間居多，工作的重點和情況也就有所不同了。

細節詳情，勢難盡表，爲簡明起見，列表於後（見本書一二九頁），以作參考的索引。

此簡歷表，只是我所憶及的蔣氏抗戰期中所任主要職務。他任專員兼縣長，照例兼任許多頭銜，就未能一一列擧。此外，蔣老先生器重愛子，無論是遠在贛南，或近在重慶，都常召他面授某些臨時性的任務，他以「欽差」的身份，辦過不少事情。

二、贛南前期的三大震動

前一篇憶舊，我憶述了日寇侵陷贛南的時候，蔣經國的動向，那可以看作是蔣氏在贛南的最後一幕。

抗戰期中，蔣氏在江西爲期六年，他在中期，大唱「建設新贛南」，是比較穩定的一個階段，時間也不過三年多，即是一九四〇年秋到四三年底。當着日寇的鐵蹄穿越章貢合流的慘痛時刻，蔣氏只得在遙遙的嘉陵江畔，凝視滾滾波濤，憑弔他的「新政成果」付之東流。

由此可見，他在贛南中期的功績，贛州陷敵時的情景，已經給他作出了應有的歷史評價。

現在，根據我切身的經歷，聯想起蔣氏到贛南的初期。由於日寇侵略的兇焰，他早就遭遇連續的大震動。突出的變故是：南昌淪陷，蔣氏生母毛太夫人被炸死，粤北吃緊。這幾件事變，幾乎都發生在一九三九年，正值我剛到達贛南的前後，當時使我大爲震驚，留下深刻的印象。對於蔣先生本人，我想這是他怎麼也忘不了的，特別是生母被日軍炸死，曾經使他悲痛欲絕。

南昌淪陷

我是一九三九年一月，到江西吉安集中受訓的。吉安在南昌以南約三百公里。南昌以北一百多公里的德安縣一帶，是和日寇對峙的前綫。當時聽說贛北一綫比較堅强，所以我們可以安穩在後方吉安受訓。蔣先生三月到贛州就任專員，那兒又在吉安以南一百里左右。對贛北前綫而言，蔣氏比我們更處在後方了。

贛州，本來是粤系軍閥的勢力範圍，封建勢力在軍閥的卵翼下，也就在地方稱王稱霸。江西省政府的政令，就進不了贛南，那裏對南昌的首府來說，可以說是「天高皇帝遠」。蔣氏到贛南去接任專員，突破了江西南端這塊「禁區」。代之而起的，是蔣氏獨特倡導的「新政」。這塊地區對江西省府「化外」的老傳統，反而成了蔣氏擺脫省方制約的有利條件。所

以蔣氏就雄心勃勃地要在這塊遠離贛北前綫的南端後方，勾劃他的「五有」理想天地的藍圖。

殊不料，戰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我們原定在吉安第一階段受訓六個月，二月就傳來贛北前綫吃緊，「戰幹團」隨即徒步撤離吉安，三月南昌就陷敵了。吉安那時是一片驚慌，贛州當然也不安寧。事後我到了贛州，聽說南昌淪陷，給蔣先生的震動很大。隨之而來的是江西臨時省會遷到吉安以南的泰和。泰和離贛州只有幾十公里，汽車一天可打幾個來回，江西省屬的一些機關和「中央」一級的某些機關，一部分遷到贛州，這就給蔣先生帶來一些上層的壓力，添了不少麻煩。江西的「政治講習學院」（以後稱「省訓團」）遷到贛州近郊「梅林」。省府熊式輝主席，常到「省訓團」訓話，並在梅林設有行館，有時還在那兒住上一段時間。其他各縣來贛州「省訓團」受訓的人川流不息，對贛南的新政議論紛紛，頻頻干擾。所以，南昌淪陷，使蔣專員安居贛南搞「新政」的清夢，首次受到影響廣泛的大震動。看來蔣氏並不曾從此吸取教訓，等着日寇的攻勢稍逞膠着，他又陶醉於「五有」的設想。因而，直到贛南陷敵，綜觀蔣經國的表現，有人評曰：不察全局，昧於實戰，純屬軍事外行；井觀贛南，熱中新政，確係幻想專家。也有人深入一層看，蔣先生的「建設計劃」，本來就是醉翁之意也。

第二次大震動，是蔣先生的生母毛太夫人，在溪口被日機炸死，時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我被保送到「江西青幹班」受訓，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到達贛州，萬萬沒有料到第一次聽到的就是噩耗——

「蔣經國主任回溪口奔喪了！」日機轟炸溪口，毛太夫人躲避不及，被炸死在蔣府的後門口，同時又聽到有關人士介紹蔣主任盡孝母親的種種故事。

以後蔣氏自己告訴我們：他從蘇聯回國，返抵溪口，叩見毛太夫人，闊別了十餘載，回首往事，經過了幾許辛酸，今天得以團聚，感觸多端，母子多次抱頭痛哭。

蔣氏到贛南後，屢次要接毛太夫人前來。蔣氏的俄國太太常常帶着兒女回溪口省親。

毛太夫人遇害後，蔣主任對我們訓話，盛讚太夫人的懿範。他說：太夫人平日關心鄉人的疾苦，深得鄉人的愛戴，他多次要接太夫人來贛南，太夫人都因捨不得家鄉人，而不忍離家。最後一次，蔣氏和夫人偕同孫兒女一起跪在毛太夫人膝前，央求一同來贛。並稱：太夫人如不答應，即長跪不起。這樣太夫人只得允許來贛，正收拾行裝，定期起程。消息傳出去

了，近親和鄉人便紛紛來到蔣府，聚集成羣，又跪在蔣府內外，懇求太夫人不要離鄉。太夫人感於鄉人的深情，終於決定：「再不離鄉」，最後打消了來贛的念頭。蔣先生表示：他在贛南無日不懷念慈母。而日寇是那麼兇殘，竟瘋狂轟炸後方的村鎮，奪去了他母親的生命。蔣氏多次沉痛而激憤的表示：這個國難家仇，他終身不忘，一定要洗雪圖報。一九四〇年秋在贛州擧行了盛大的「蔣母毛太夫人追悼大會」，還在贛州江上修建了「忠孝橋」，作爲紀念，又一九四六年冬在溪口擧行了隆重的葬禮。

我在一九四〇年隨着江西青年慰勞團，曾到過溪口，在蔣家休息一週，祭悼了毛太夫人。參觀蔣氏家族的「武嶺學校」，現代化的鋼筋水泥豪華建築，設備完善。其中有醫院，包羅各科，還有X光，據說這是毛太夫人親自設立的，並規定蔣門近親，一律免費醫療。由此亦可見毛氏對鄉親的優遇。當時，一個省也難得有一所備有X光的醫院。無怪乎有人念念於毛氏的「特惠」。至於毛太夫人何以被害？有種種傳說。但是，無論如何，這是日寇侵略給予蔣經國氏最沉痛的切膚創痕，殺親之仇，豈能忘懷。現在，回憶蔣氏抗戰中的種種，當然不能不把它列爲蔣門的一件大事。可不知蔣先生今天又作何感想？

一九三九年，蔣氏在贛南受到的第三次大震動，就是「粵北吃緊」。眞是「禍不單行」，正值蔣專員去溪口奔喪守制的時候，贛州的南方，廣東的北部，忽然傳來日寇北侵，戰況突然吃緊的急訊。那時我們剛抵達贛州，旅途疲勞，我正準備第二天痛快睡一覺，却又是緊急集合。隊長宣佈：日寇竄犯粵北，前鋒已接近曲江，嚴重威脅贛南，支團部要我們作好準備，隨時聽命令行動。

看到當時的贛州，人心惶惶，家家戶戶準備逃難。聽說專員公署連連急電蔣專員請示，他們對戰局的變化，毫無估計，也毫無準備，驚恐萬狀。

這又是意外的衝擊，於是，我又暗暗埋怨，把我們招進「戰幹團」，不是幹抗戰，而是團團轉地這裏受訓，那裏受訓，在後方兜圈子，「幹逃難」，眞叫人洩氣。

我和幾個同學，到支團轉一圈，看到辦公室稀稀落落，沒有幾個人；走到後院，才遠遠聽到傳來歌聲，進去一看，是宣傳大隊正在練唱「戰地工作隊歌」，這才給人帶來一些戰鬥的氣息。

蔡省三是宣傳大隊長，我見到他情緒高昂地和隊員一起高歌：「同志們，不要忘記了，

我們是老百姓的隊伍，是老百姓的前哨……。」以後，蔡省三率領宣傳大隊馳赴粵北，由此他給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我曾和同學們一起談論，我們既然一到這裏，就碰上日寇進犯，這對我們一年來所受的軍事訓練是一次實際考驗；現在我們又成了蔣經國的門生，請求蔣主任發給我們槍枝，分配我們任務，讓我們和贛南老百姓一起，抵抗日本强盗。我們討論推舉代表向支團部請願，同學們紛紛找隊長彭超，反映我們的意願。彭超表示同情我們，但是他說：我們剛到這裏集中，還沒有正式開訓，蔣主任又不在，支團部沒有人敢作主。我們焦急的是戰況吃緊。湘北的經驗告訴我們，一旦日寇瘋狂進犯，即使是佯攻，放個空氣要攻佔那兒，我方也每每潰不成軍，亂作一團。跟着贛南又可能出現潰亂的局面。

我們就在焦急恐慌的狀態中，迎來了一九四〇年元旦，三日忽然傳來「粵北大捷」的喜訊。這時，我們才從報上看到比較明確的戰訊，情況是去年底，日軍就侵陷英德，進逼翁源，廣東的戰時省會曲江，隨即岌岌可危，贛南確是面臨嚴重的威脅，江西省政府在泰和也大受震動。原來人們只注視贛北，把北方視爲前綫，把贛南作爲後方，殊不知一當贛南的背後粵北吃緊，贛南却又成爲前綫了。所以，把贛南看作是可以「寧靜」從事建設的「後方」，早在一九三九年底就一度被「粵北吃緊」作了否定。年初日寇從粵北後撤，一下退回到花縣，英德收復了，粵北就鬆了一口氣。江西也解除了南方後門的威脅。所以，贛州和江西臨時省

會泰和，都大事慶祝「粵北大捷」，派出了高層人士組織「江西慰勞團」，馳赴曲江慰勞。

這一戰役給予贛南的影響，是很大的。蔣經國先生當時雖然在溪口守制，但是，他不能不受到極大的震動。蔣氏在一九四〇年一月中旬，就提前回到贛南了。他第一次和我們見面訓話，就着重地談到粵北戰局，他對於我們一到達贛州就遇上驚擾表示慰問，並嘉許我們的表現。

但是，自一九四〇年元月以後，粵北戰場有一個較長時間，轉爲沉寂。贛南的苟安心理又抬頭了。一九四〇年夏季以後，「新政」的狂熱，就是一個明證。曾幾何時，在日寇南北夾攻中，蔣專員只得「溜之大吉」。

蔣經國抗日的面面觀（二）

——蔣經國抗日宣慰活動的種種

搞宣傳活動，蔣氏確有擅長，他滔滔不絕的寧波官話，富於表情，有煽動力。特別是在贛南的前期，他不擺官架子，常和青年人打得火熱，呈現一片朝氣，抗日宣慰工作有過一些突出的表現。

我在學生時期，就嗜好唱歌演戲。我投身於抗日，也是從演劇救亡開始的，在我投考「戰幹團」之前，就曾經和一伙同學自動組合演劇隊，巡迴衡陽、耒陽一帶宣傳救亡。因此，談到抗日宣傳方面，我聯繫自己，更是感慨多端。

一、蔣經國唱歌的變化

一九三九年冬，我一踏進贛州城，就聽到處處洋溢着歌聲，有一個歌很普及，以後我們

也常唱，歌名叫「打殺漢奸」，它是採取北伐時流行的「打倒列強，除軍閥」的曲譜，歌詞是：

「打殺漢奸，打殺漢奸，汪精衞，汪精衞，他是日寇的走狗，他是日寇的走狗，砍他的頭，砍他的頭。」

贛州的老百姓、小孩都會唱。這個歌詞是蔣經國哼出來，然後教給大家的，蔣氏常領着大伙唱這個歌，有時他個人獨唱，一邊唱，一邊比劃，慷慨激昂，確有一股勁頭。一九四三年，他到重慶以後，中央幹校集會，有時蔣教育長也興緻勃勃地表演獨唱，同樣是這個曲子，但歌詞却變成了——

「兩隻老虎，兩隻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隻沒有耳朵，一隻沒有尾巴，眞奇怪，眞奇怪！」

有一次，他在浮圖關廣場的升旗台上，對「青年軍政工班」第一期一千多學生訓話，他强調做個政工人員一定要會唱歌，於是他就做了唱歌示範，而唱的仍是「兩隻老虎」，邊唱邊表演，唱到「沒有尾巴」，他居然轉過身子，挺起臀部對着大家，用兩手拍打屁股，再來個急轉身，雙手一攤，搖頭擺腦唱「眞奇怪眞奇怪」！狀極滑稽，引得哄堂大笑。

事後想來，蔣氏在一九四三年到達重慶之後，那時，汪精衞組織的傀儡政府，媚敵賣國，

比之三九年，更加猖狂。蔣經國在這時不唱慷慨激昂的「打殺漢奸」，而是唱逗樂的「兩隻老虎」，面對着「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抗戰嚴重關頭，竟然作滑稽的表演，這的確是耐人尋味。

說怪不怪，在抗戰期中，凡是和羣衆歌詠活動有過接觸的人，都領略過一些變化的況味，例如：我們以後在「軍校三分校受訓」，就明令宣佈不准唱「救亡歌曲」，於是抗戰初期流行一時的「槍口對外」（「救國軍歌」）、「犧牲已到最後關頭」、以至「松花江上」都在禁唱之列，以後在社會上也是如此。由此可見，蔣經國氏唱歌的變化，和當時國民黨當局的全般風向，是密切關連的。

二、蔣經國與「宣慰團」

一九四九年大陸易手後，我隨同蔡省三回到江西，偶然碰到了當年在贛縣「宣慰團」幹過團員的兩位青年朋友。他們談起當年在贛南的情況，感喟不已。

一九三九年秋，贛縣抗敵後援會宣慰工作團改組擴大，招收了大批青年，由專署秘書、蔣經國的留俄同學周百皆負責，領隊爲後援會幹事朱承熙。計劃積極開展工作，蔣專員對他們非常關心，常常親自到宣慰團，指示他們練歌排戲，和大伙打得火熱。宣慰團初期的每次

公演，蔣專員一定到場，他毫不介意地和觀衆坐在一起，帶頭鼓掌喊口號，熱情充沛，給宣慰團的青年很大的鼓舞，也感染了觀衆。

有一次，宣慰團隨同蔣專員出巡南康、信豐等縣，作巡迴宣傳。他們攀登信豐的油山，夜宿山頂的古廟，次日黎明，出其不意地遭到零散「土匪」的突襲，槍聲大作，流彈橫飛，他們廿多個人，緊緊護衞着蔣專員，險些兒遇害，幸而山下自衞隊聞聲趕來營救，得以脫險。這兩位青年朋友感嘆地說：「我們宣慰團曾經和蔣經國共過生死呀！」可是，事過一年，贛縣宣慰團在一九四〇年底就遣散結束了。朱承熙等涉嫌爲地下共產黨員而被捕。

由此，我又聯想到蔣先生到重慶以後的情況。一九四五年初，青年軍總政治部成立，蔣氏担任主任，組織「青年軍總政治部政工大隊」，隊址設在浮圖關遺愛祠一所小房子裏，隊長是一向從事話劇的田禽先生，陸續調來二十幾個隊員，我以後也被邀去担任戲劇指導員。我和田先生原不相識，他知道我是蔣先生的舊部，又是洪深先生的學生，和我熱情攀談。他是經人介紹來的，却一直未承蔣先生召見，政治部對該隊既沒有下達工作計劃，也沒有部署具體任務，只是籠統的指示：排練、準備。田禽多次囑我向蔣主任進言，希望有機會見見蔣氏，請示工作。我把田禽的請求和政工大隊的情況，向蔣先生談過兩次，他只是「唔，唔」、「呵，呵」。我一氣之下，到重慶市裏去客串演古裝戲「紅梅」，政工大隊的其他人也陸續

離去，拖到八月日本投降，這個青年軍政工大隊也就無聲無息地解散了。

再回想蔣氏屬下的其他抗日宣傳團體，例如「江西青年宣傳大隊」、「江西四區保安司令部政工大隊」都一個接着一個無疾而終。到一九四二年，贛州就再沒有一個抗日宣傳團體了。

這很自然地又使人聯想到，抗戰期中，國民黨當局統轄下，一般抗日宣傳團體的命運。一九三七年到三八年，在武漢的時候，羣衆的抗日情緒異常高昂，那兒滙集的救亡團體，一度超過一千多個。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動員各救亡團體下鄉宣傳，武昌黃鶴樓前曾經湧現「抗日救亡萬人大合唱」的空前盛舉。可是，到武漢淪陷前夕，救亡團體都被紛紛遣散了，連「救亡」兩字也犯忌，據說「救亡」是共產黨提出的口號，因而「中宣部」曾通令禁用「救亡」一詞。到了重慶，再也見不到救亡宣傳團體的活動了。一九四二年以後的重慶，盛極一時的則是「抗建堂」、「銀社」等劇場，上演的古裝戲，場場客滿。「國泰」等影院放映美國片「出水芙蓉」、「蛇蝎美人」、「月宮寶盒」等等，購票擠得水洩不通。從這一方面，也反映了當年抗戰氣候的變異，蔣經國氏當然和這種氣候是息息相關的。

三、前綫宣慰

談到蔣經國親率慰勞團到浙贛等省前綫。據我所知，這顯然指的是「江西青年前綫慰勞團」。從「蔣經國抗戰期中簡歷表」內（詳見本書末），可以看出蔣氏曾經三度和前綫宣慰團體有過瓜葛，其中兩個，他都是團員，受別人率領，只有「江西青年前綫慰勞團」，他担任團長，是他主持組成的，我本人是參加該團的成員之一。下面對各個團略加介紹。

其一，中央「西北宣慰團」，由張治中將軍率領，張將軍是當年蔣委員長信賴的一位「政治特使」，這個團的主要目的，不在抗日前綫的軍事，而在新疆的政治動向。那是由於盛世才在新疆一度大搞親俄親共之後，又轉向中央，這個宣慰團就是去進一步爭取盛世才的。團長張治中是主角，此行就為日後張治中座鎮西北出任「西北行轅」主任，鋪平了道路。蔣經國隨着該團到新疆，正如蔣夫人宋美齡親臨廸化一樣。都是為了加强盛世才對蔣委員長的向心力。

其二，「江西省各界粵北前綫慰勞團」，一九三九年底，江西戰時省會泰和照例在新年組織前綫慰勞團，蔣本人先並不重視這種例行的公事。但是，就在一九四〇年初，粵北一度吃緊，嚴重威脅贛南，接着粵北大捷，又使贛南轉危為安。於是江西省各界首腦組成高層的

粵北慰勞團，這次蔣經國是列名團員之一，團長是江西參議會議長彭程萬。蔣氏列名有兩重身份，其一是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作爲全省青年界的首腦；其二是江西省第四區行政專員，四區與粵北毗鄰，休戚相關。但是，這時正値蔣氏在溪口爲母喪守制，所以，蔣本人沒有親自參加粵北慰勞團。江西支團部由書記陳宗瑩代表，並由支團部派宣傳大隊長蔡希曾（省三），率領一個「江西青年粵北前綫宣慰團」，專程去粵北作了爲期一個多月的巡迴宣傳和慰勞。四區專署則由參謀孫國光作代表。而新聞電訊都照例列名蔣經國爲「江西各行粵北慰勞團」的省級首腦之一。這表明通過宣慰活動來炫示大人先生們的「辛勞」，正是各式各樣宣慰團體的一個着眼點。

四、江西青年慰勞團

其三、「江西青年前綫慰勞團」，蔣氏担任團長，是他一九四〇年夏在贛州主持組成的一個較大規模的宣傳和慰勞團體。這個團曾經巡迴贛北、贛東、浙西、浙東等處，行程數千里，是一度聞名的「蔣經國的慰勞團」。全團男女團員和雜勤人員近百人，都是從各宣傳團體和有關機關抽調來的，號稱是江西各界青年的代表。我和青幹班的其他女同學楊漢瑛、翁嗚皋被調參加。因此，我對該團的始末，比較清楚。

一九四〇年，贛州擴大紀念五四青年節（一九四三年，國民黨當局才明令將青年節改爲三月二十九日），由各宣傳團體聯合舉行盛大的話劇、歌詠演出。出售和推銷較高的門票，標明爲「募集前綫慰勞經費」，收入了一筆錢。原來是準備循例把這筆錢送交「抗敵後援會」的，後來經各團體開會討論，並得到蔣經國的同意，決定用這筆錢做基金，組織一個臨時性的「江西青年前綫慰勞團」。成員是義務職，從有關單位調派，大部分是調自「江西青年宣傳大隊」、「第四區政工大隊」、「贛縣宣傳團」、還從其他機關選調擅長唱歌演戲的青年人。編組之後，集中訓練了兩個星期，主要是排戲、練歌、準備繪畫文字等宣傳品。蔣經國團長常來看我們排練，勉勵大家，並多次訓話，要我們「把江西青年的抗敵熱忱，帶到前綫去」。而工作計劃重點之一，是向各地廣爲宣揚「新贛南」的政績。

五月底，慰勞團從贛州出發，蔣團長却沒有親自率領，他送我們登程，再一次訓話，他說：等我們到達某地，打電報給他，他有空就趕去，要我們按日程進行，預計全程是兩個月。實際負責率領的是總幹事江海東、宣傳組長蔡希曾。

慰勞團印製了大名片，有「團長蔣經國」的赫赫頭銜，每往一處，多是先以蔣經國署名，拍發電報，或專差送信。這樣，每個地方首腦，一接到電信，都以爲蔣經國親率慰勞團來臨了。於是，他們急忙籌備接待、歡迎，有的地方先就發佈了新聞，預告「蔣經國不日到達」，

並且由當地的各界代表組成了專門歡迎蔣經國的機構。所以，每到一處，慰勞團都受到盛大的歡迎和殷勤的接待，反而成了被慰勞者。我們一個個都沾蔣經國團長的光而被看作上賓，享受到我們在後方也難以想像的闊綽生活。我們到達江西上饒「第三戰區長官司令部」慰勞顧祝同長官親自接見全體團員，並招待我們住在皂頭鄉間長官部的高級官員招待所。而我們被强留在那裏休息，據說長官部已電邀蔣經國團長親自前來，等了幾天，蔣氏覆電「歉難抽身」，我們才鬆了一口氣離開了招待所。我們在那兒幾天，領隊一再叮嚀，要效法「大人老爺們」的風度，既不能隨意哼歌，也不得高聲喧嘩，宛如演了幾天「小媳婦」，眞叫我悶得發慌！前綫慰勞，遇到這種不尋常的奇異經歷，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刺激。還有其他地方受到的盛情欵待，更不足爲奇了。

先後慰勞過的其他高級將領有：泰和的江西省保安處長廖仕翹、江西上高九戰區副長官羅卓英、江西臨川三戰區副長官上官雲相、浙江金華保安司令黃紹雄、浙江鎮海防守司令陳德發等。向他們獻旗致敬。足跡遍及江西浙江五十多個縣。

慰勞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通過歌詠、話劇、繪畫、壁報、傳單、講演、座談等，向部隊和老百姓進行宣傳慰問。到各地開座談會是個重點，各地的高級將領都親自出席了我們的座談會，一方面表達蔣經國氏代表青年界向前綫將士表示敬意和慰問；一方面就介紹蔣

氏在贛南的政績，不論對方是否欣賞，照例都要交談較多，也照例都聽到對蔣氏的稱讚。

其次是贈送慰勞袋，一個小布袋，印有「慰勞袋」、「江西青年前綫慰勞團贈」等字樣，內裝有毛巾、香皂等日用品。

再次是慰勞狀，精印的、像獎狀一般，印着「抗敵光榮」四個大字，上款空着待塡受狀人姓名，「某某某惠存」，下欵印「江西青年前綫慰勞團團長蔣經國敬贈」。這個慰勞狀在各地都引起極大的興趣，我們的先遣交際人員對於前來接待我們的人，先代表蔣經國團長，贈送他一張慰勞狀，以表慰問和敬意。於是「蔣經國贈我獎狀」立即傳開了，便有人主動來商請贈給慰勞狀。等着正式舉行慰勞大會時，除了向當地主官將領獻旗外，就是贈一批慰勞狀，許多大小官員，各得一狀，皆大歡喜。這一紙印件，爲宣揚蔣經國的名聲，擴大蔣經國的影響，起了很大的作用。多年以後在湖南鄉間，我還在一位軍官家中，看到壁上鏡框嵌着慰勞狀，他太太得意地說：這是「蔣委員長少爺送的」。

該團宣傳組長蔡希曾當時兼任中央社戰地特派記者，他每到一地都給中央社發電報，再由中央社發電訊，有時則以中央社記者名義向各地報紙直接寫通訊報道。這樣一來，慰勞團的行程和活動，就隨時隨地迅速地向全國傳播了。我記得慰勞團在七月底回到贛州後，又發表了一篇綜合報道，記述我們從贛南到贛北再轉贛東，往浙西，赴浙東，直到寧波、鎮海、

舟山羣島。往返行程達八千里。因此，「蔣經國氏率領慰勞團遍歷贛浙前綫」的消息就風聞全國。這是蔣氏搞抗日宣慰工作的一個突出表現。

五、瑣話一束憶故人

回想當年，有過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朋友，投身贛南，致力抗戰。他們甘於微薄的待遇，樂意着工裝、穿草鞋、跋山涉水，刻苦工作，以後却零零落落地離散消失了。三十多年逝去了，風雲迭起，人事的變化是何等的大！當年在贛南追隨蔣經國從事過宣傳工作的舊部，今天在台灣任職者，據我所知，爲數寥寥。憶及在台的故舊，感慨繫之。

近見台灣報紙常披露「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副主任蔣廉儒的談話，看來他是當今宣傳工作的主角之一。蔣廉儒本名蓮如，江西宜春人，他是蔡省三青幹班一期的同學，一九三九年任三青團萍鄉分團書記，後調任江西支團部宣傳組長，是我們爛熟的朋友之一。一九四六年，復員到南京後，我家住廣州路四十號，他是我家的常客，幾乎無日不來聊天，有時一談就扯到深夜，四七年他和蔡省三一起辦「新五四雜誌」。那時他和蔣經國先生一度疏遠，他靠着自己毛遂自薦結識了陳誠，陳在「參謀總長辦公室」給他一個上校秘書，他是一九四九年春隨同陳誠去台灣的。去台之前，他的姐姐蔣解頤，妹妹蔣介柏都寄居南京廣州路四十號

我家中，我們宛如一家人。我全家離開南京，蔣家姐妹還住在我家。大陸易手後，聽說她們姐妹都成了幹部。我期待總有那麼一天，老友重逢，傾吐衷曲。

還有江海東，在台灣已是沒沒無聞，他的赫赫頭銜爲「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設計委員副主任」，這應該不是一個等閒的差事，可以發揮他的特長的。江海東也是蔡省三中央青幹班的同學！江西宜春人，今天在台灣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王昇上將是他的學生，蔣蓮如當年在武昌跟隨他搞過學運。他和他太太史如瑩都是我們交誼很深的老友。他是江西支團部第一任宣傳組長。他身軀矮小，綽號「江矮子」，當年人家給他的評語是「江矮子反共最賣力，不但善於弄舌；而且勇於揮刀」。我們一同搞過宣傳，一九四七年他任青年軍二〇六師政工處長，四八年升三十六軍政工處長，曾開赴華北參加「戡亂」作戰。聽說江海東一九五四年在台北，因爲率領人馬，搗毀了飛虎將軍陳納德夫人陳香梅主辦的時裝表演會，觸犯了美國盟友，蔣老先生爲此大爲震怒，把江海東痛罵一頓，撤職下獄，雖然不久獲釋，而從此一蹶不振。

蔣經國抗日的面面觀（三）

——蔣經國與青年軍

蔣經國先生和青年軍的淵源，總的可分爲兩個階段。前一階段是一九四四年冬徵集第一批青年從軍，號稱「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知識青年從軍運動，預定編十個師，實際編了九個師，還不滿員。青年軍經過「三關」（見下文）的折騰，遲遲沒有開赴前綫，日寇就投降了。於是青年軍在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正式宣佈復員，以後便把六月三日定爲「青年軍復員節」。在這段時間裏，蔣經國自始至終都參與其事。後一階段，是一九四六年七月蔣委員長在廬山親自主持青年軍幹部會議，決定再度募集青年軍，隨即投入接收、戡亂，在內戰中却用上了青年軍。一九四六年，國防部成立了預備幹部局，蔣經國担任中將局長，成了青年軍的統帥。

一九四四年冬，正當國軍湘桂大潰退，日寇長驅直入貴州的時候，蔣委員長在岌岌可危的陪都重慶，發出了徵集全國知識青年從軍抗日的緊急號召，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

青年十萬軍」的口號，由於戰局的急劇變化，國府和百姓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國民黨內傳統的派系傾軋，青年軍的誕生，經歷了重重的矛盾和難關。概括來說：第一批青年軍是「三關滯阻未抗戰，日寇投降便復員」。所謂「三關」，就是突破了一回又一回的糾纏，通過了「徵集關」和「編練關」，可是到了「作戰關」就卡住了。捱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青年軍（番號爲二〇一師到二〇八師）還在後方編練，這「三關」都有蔣經國週旋其中，而且是個主角。

一、青年軍的徵集關

先說一下青年軍的徵集關。在「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之前，軍政部在重慶等少數後方城市，也曾經招募青年從軍，陸續送往印度緬甸戰場，編組「青年遠征軍」。那時重慶街道上，就設立了多處「青年遠征軍招致站」。但是，報名者並不踴躍，幾乎都是失學失業青年。因此，這一招兵措施，並不爲黨內外人士所重視。

等到戰事惡化，西南大後方受到嚴重威脅，蔣委員長親自號召知識青年從軍，預定徵集十萬人。於是在當時國府控制的區域，展開了「知識青年從軍運動」，重點是在西南地區。一九四四年雙十節擴大宣傳，重慶市區到處貼滿了標語，各大專學校、中學，特別是重慶沙

坪壩大學區更多紅綠標語，鼓吹「抗日救國，踴躍從軍」，顯得煞是熱鬧。

首先是重慶陪都成立了中央一級的「全國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擬訂了組織規程和徵集辦法，通令各地省市縣以及各大專學校都成立「徵集委員會」。

「全國徵集委員會」由蔣委員長親自兼任主任委員，委員包括中央黨、團、軍、政各方面的首腦，蔣經國是委員之一。實際負責推行的是委員會的秘書處。徵集知識青年的實權，就操在秘書長的手裏。於是，各派系紛紛向蔣委員長推薦秘書長，張治中曾經舉薦蔣經國任秘書長，但是，軍方（主要爲何應欽、陳誠兩系）、復興社（以「三青團」爲代表）、「C．C」（陳果夫、陳立夫）都表示冷淡。當時蔣經國在中央的聲望也確是不夠。蔣委員長幾經考慮，終於派三青團組織處長康澤爲秘書長。這樣一來，各地方和各學校負責徵集工作的秘書，幾乎都是三青團人員，C．C當然是不服氣的。而C．C掌握着黨和教育部，各省市的教育廳或教育局長、以及各大學校長多是C．C派的人，因此，C．C對於知識青年從軍的徵集，是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的。蔣委員長是老於擺弄派系鬥爭的，雖然是三青團的康澤担任秘書長，然而秘書處却指定設在中央黨部，並由C．C調派一批人兼任實職。C．C人員對康澤當然是尾大不掉的，因此，一當徵集工作在重慶發動的開端，由於內外的重重予盾，沙坪壩大學區就上演了兩極化的鬧劇。

二、陪都大學生反應冷淡

什麼是兩極化呢？這指的是陪都大學生對於從軍運動的兩種極端的反應：開始是極端冷淡，後來是極端狂熱。連蔣經國担任教育長的中央幹校也不例外。然而，內中的變化，却是各有千秋。

徵集知識青年從軍，由蔣委員長親自發號召又親自主持，首先在重慶展開。這裏是陪都，中樞所在，當然要爲全國作一番示範。重慶的沙坪壩有全國代表性的學府「中央大學」，該校有數千學生，當局原是指望「中大」學生帶個頭，踴躍從軍，隨之傳播全國，發展成爲一個知識青年從軍運動。爭奈「中大」的學生反應冷淡，開始報名從軍者只是爲數寥寥的三青團的學生幹部（即學生担任了青年團的職務）。其他，像「重慶大學」、「交通大學」以及黨辦的「中央政治學校」，報名從軍者亦爲數不多。一點兒運動的氣氛也沒有。

我丈夫蔡希曾（省三）那時在「中央幹部學校」青年團任書記，奉到中央團部命令，照例在學校成立「中央幹校學生從軍徵集委員會」，由教育長蔣經國兼任主任委員，蔡希曾任委員兼秘書。三靑團中央團部曾發出指示，要各學校的團幹部和教職員中的團員，帶頭報名從軍，最好是搞出一兩個教授報名從軍，藉以推動學生。蔡希曾當時還有一股抗戰的熱情，

他和我商量，決心在學校第一個報名從軍，再度投筆從戎，家裏都作了安排。正準備在全校舉行從軍動員大會的時候，教育長蔣經國告訴蔡省三：中央幹校情況特殊，是按計劃培養幹部，是遵照校長（蔣老先生）的「中國之命運」，造就「五項建設人才」。特別是研究部第一期是訓練「幹部的幹部」，這是關係黨、團的根本的長遠大計，不能因從軍而打亂原來的部署，因而從軍不必大發動，看情況如何再着手。所以，中央幹校對於從軍運動，開始也是遲遲按兵不動。

這種情況，使「全國徵集委員會」非常難堪，康澤等人更是焦急，情況反映到蔣委員長那裏，使他大爲震怒。學生對於最高領袖的號召，竟敢如此怠忽，氣得老先生牙痛又發作了。

各學校的這種極冷淡的反應，顯然不是偶然的。箇中的原由，是相當複雜的。從人們當時的議論，很明顯地覺察到這些方面：其一，老百姓特別是學生，對於國軍從湘桂戰綫一潰千里，國民的生命財產，受到極其慘重的損失，十分怨憤。雖然蔣委員長明令槍斃了棄守陣地的將領，也不能平息激越的輿情。當年國府派往貴州宣撫的代表張道藩先生，曾經憶述他目睹的慘狀：「從柳州到獨山，這次餓死凍死或被殺害的，至少也有五萬人。自獨山到貴陽因凍餒死的亦達數萬，悲慘的程度決非筆墨所能形容。」（見張道藩著：「酸甜苦樂的回味」，七五頁）那時，重慶的街頭巷尾都塞滿了難民，到處怨聲載道。其二，人們認爲，當局對於

日寇的進犯，不早謀有效的抵抗，現在却急忙徵集知識青年從軍，顯然是爲了轉移視聽，緩和輿情。而當時輿論呼籲：當務之急，是從速調動駐屯西北的胡宗南部的大軍，緊急增援貴州前綫，抵抗日寇深入。青年從軍，是緩不濟急的。當時胡宗南的數十萬大軍，是用於包圍監視西北的共產黨根據地的，這正是「黨、國」的命運所繫。以後逼不得已，才從西北空運一部分軍隊（聞說是兩個師）到貴州。當時重慶學生曾經公開喊出這樣的口號：「中央西北不調兵，我們堅決不從軍。」其三，C．C控制的黨和教育部門，多數採取袖手旁觀，存心看康澤復興社一系在從軍運動中跌交。由於以上種種原因，青年從軍開始就陷於消極狀態。

三、全校從軍嚇壞當局

爲了扭轉這種消極狀態，蔣委員長召集了黨團首要開會，嚴詞訓斥，責令中央黨部中央團部派出高級幹部到各學校講演，鼓動學生從軍，指示教育部通令各學校校長都得對全校學生作鼓勵從軍的動員訓話。於是黨團的中央大員，紛紛出動，千方百計地要掀起一個青年從軍運動的高潮。

大概是十一月底，戰局更加吃緊，湘桂的難民擠滿了重慶的大街小巷，一片惶恐。報上忽然出現大字標題：「中大學生踴躍從軍」；接着報上又說：「重大」、「交大」學生從軍

不甘後人。顯示青年從軍運動的高潮已經到來了。蔡希曾那些日子也到處奔波，他有一天回來告訴我：「胡老」頂着寒風，站在大卡車上，趕到九龍坡交通大學，向學生講演，鼓動學生從軍。事後學生報名從軍的轉爲踴躍。「胡老」是我們當時對於三青團中央團部副書記長胡庶華老先生的稱呼，他蓄着滿腮的長鬚，外表像個長者。他曾担任湖南大學校長。我想這些老先生出動，對學生可能會有號召力。

出乎意料的是，過了兩天，應該是再接再厲的鼓吹學生從軍的新聞報道，突然都消聲匿跡。

原來，以中央大學爲突出的代表，對於從軍，先是極端冷淡，忽然却極端狂熱，發展至「全校從軍」！學生都不上課了。學生中普遍流傳這種論調：「日本鬼子打過來了，橫豎書讀不成了，乾脆從軍吧！」這股風吹到交大、重大——，也喧嚷全校從軍，人心浮動，其他大學也醞釀停課了。

「全校從軍，學生都不上課了！這不是罷課嗎？」「罷課！罷課！一個大學接着一個大學罷課，這還了得？」

「這不是熱烈從軍，這是對當局的激烈反抗！」「這樣將會釀成爆炸性的學生運動，這一定有人從中搗鬼，必須採取緊急措施。」

官方爲此議論紛紛，康澤急得要命，一方面通令報館停發有關從軍的報道，一方面央求有聲望的大人先生們，趕赴各大學做說服工作。

四、幹校的特殊情形

中央幹校畢竟不同一般學校，這時又別有一種趨勢。

幹校對於從軍，前已述及，開始也是冷淡，後來也忽然熱烈起來了。學生爭先恐後地到三青團區團部報名，特別是研究部第一期的學生，幾乎大部分報了名。但是，這股從軍熱潮，是奉命行事，有領導、有部署地搞起來的。幹校校長蔣老先生指示教育長蔣經國，幹校要安排研究部一批優秀的學生從軍，以便將來在青年軍中起到中堅作用。於是蔣教育長責令蔡希曾，通過團組織大事發動學生從軍，重點放在研究部。原來强調研究部爲長遠計，不宜搞從軍；現在，却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其中究竟有何奧秘，開頭還叫人弄不清楚。

蔡希曾忙於宣傳鼓動，召開大小的座談會，找學生個別動員，又製了大幅標語——

「青年軍是青年的革命武裝學校！」

「有志革命的青年踴躍從軍！」

「青年的胸膛、就是祖國的國防！」

研究部學生中的佼佼者，全報名從軍了。例如最近連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研究部一期學生李煥、王昇，楚崧秋、易勁秋、潘振球等，都報名從軍，其後保送到青年軍政工班去受訓。教授楊柏森、副教授徐恆瀛也報了名，以後派充為青年軍師政治部主任。

當時幹校研究部一期學生二百多人，從軍者達一百多人，以後全部直接轉到青年軍政工班受訓。全國從軍徵集委員會秘書處，對於幹校把從軍學生直接轉送到政工班，認為這不是從軍，而是從幹（當官），外界也散佈流言，蔡希曾多次拜訪康澤辦交涉，才勉强列入從軍名額。但是，康澤要蔡希曾必須送一些學生到重慶的接待站，照一般規定，由接待站送往部隊入伍當兵。否則，人家聽到幹校從軍的學生全部當官，會引起不滿。於是幹校只得再從專修部的四百多學生中，物色了十幾個學生，送去當兵。就這樣，幹校算是有計劃地過了學生從軍的徵集關。

而其他學校，經過各方面的活動，平息了「全校停課，待命從軍」的風波。經過小心翼翼地在「中大」幾所大學做組織工作，由三青團物色了少數幾個學生，多了不敢收，怕不穩的大學生，打進了青年軍，日後反生麻煩。因此徵集青年從軍，在各大學只不過是個裝璜，重點放在中學，同時大事收羅社會青年，給各個省縣定出指標，像抓壯丁一般，好歹得徵足定額，號稱知識青年，有的字都認不上幾個。就這樣，到一九四六年一月底，才算勉强過了徵

集關。實際入伍的總數，只有九萬人左右。沒有完成「十萬青年十萬軍」的預定目標。

五、編練關的微妙變化

在發動徵集的時候，編練問題就出現了。徵兵本來是軍政部的事，歸兵役署管，現在是突破常規的青年從軍「運動」，有特設的徵集委員會辦理。入伍以後的訓練誰管呢？康澤曾經簽呈蔣委員長把全國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改爲徵訓委員會，以便由徵集到訓練都由康澤一把抓。但是，康澤儘管以特工見長，對於蔣老先生的意向，却缺乏新的敏感。原來，中央幹校研究部學生大批從軍，已經露出了不尋常的苗頭。接着蔣老先生明白提出：由蔣經國主持青年政工人員的訓練。更加表明，蔣老先生是倚重愛子來掌握青年軍了。

當時國府有軍訓部，按常規，軍事訓練應歸軍訓部統一規劃；但是，青年軍又是例外。經過蔣老先生的幾番考慮，青年軍仍然列入國軍正規軍的序列，編爲十個師，由軍政部頒佈，番號爲二〇一師至二一〇師。特設青年軍編練總監部，負責編練，經陳誠推薦羅卓英担任編練總監。編練總監部在重慶近郊大平設立軍官訓練團，由羅卓英自己主持，主要是訓練青年軍將校級的軍官。同時發表蔣經國爲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的主任。

青年軍政工班，也是隸屬於編練總監部。蔣經國主辦該班，就在重慶浮圖關中央幹部學

校內着手籌備，用的主要人員，完全是幹校的人員兼任，等同幹校內部的一個班。訓練計劃也自有一套，只是經費、補給由總監部撥。因而，政工班就成爲蔣經國氏的「獨立王國」，由此發展成爲日後蔣氏控制整個的青年軍的基礎。

青年政工班第一期，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開訓，一九四六年一月結業，將近一千人。中央幹校研究部第一期從軍的學生一百多人，全部直接轉送政工班受訓。其他各學校從軍的三青團的學生幹部、教職員，以及三青團中央和地方從軍的幹部，大多數送到政工班受訓。蔣經國還特地安排了一些人到政工班，担任訓育幹事（類似指導員），結業後即派充爲青年軍師政治部主任。例如，現在台灣的「聯合日報」社長余紀忠，曾在青年軍政工班一期任訓育幹事，以後派充二〇四師政治部主任。現在台灣任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的范魁書，曾在政工班二期任訓育幹事，以後派充二〇八師政治部主任。第一期結業後，全部分發到各師担任政工人員。各師政治部第一科（組訓）科長，幾乎清一色是原幹校研究部第一期學生。此外，原幹校研究部一期學生，多數派充團教導員和師政治部科長。

政工班第一期結業分發後，中央隨即宣佈，成立青年軍總政治部，派蔣經國爲中將主任。總政治部也就設在中央幹校內。這樣一來，蔣經國就成爲青年軍的政工首腦，而政工又稱爲「軍隊的靈魂」，加以當時青年軍沒有其他總的指揮官，所以蔣經國實質上是青年軍的主帥，

這是蔣老先生的栽培。

六、青年軍未過作戰關

徵集的青年，於一九四六年一月起分別到指定的地方集中，有重慶近郊的壁山，四川的瀘州、江津、綦江、貴州的貴陽，修文，雲南的昆明，江西的黎川等地，編成了二〇一師到二〇八師八個師。現在手邊無材料可考，據我回憶，江西原定編二〇八師和二〇九師，但二〇九師兵員就不足了。總之，青年軍的編組和訓練都是在後方。入伍訓練在後方，當然比較安定。原定入伍訓練爲三個月，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左右，各師大體完成了入伍訓練。適應抗戰的迫切需要，預計緊接着進入實戰訓練。彼時日寇的侵略兇燄，日逼後方，烽火漫天，奮力抵抗，間不容髮。爲了砥勵從軍青年的殺敵勇氣和實戰本領，實戰訓練應該是將部隊進駐接近敵前的第二綫，較爲適宜。入伍訓練結束後，不少熱血青年要求開赴前綫殺敵，中央也有人建議，將青年軍向前綫逐步推進。因而一度傳聞——「青年軍要開赴前綫了」！於是中央幹校也隨之一度緊張起來，蔣主任咋辦呢？

但是，青年軍各師，都在原地遲遲不動。據說最高當局指示，入伍訓練還要延長，繼續就地訓練。因此，「十萬青年十萬軍」的編練一關，始終未得如期切實地通過。

青年軍各師，既原地訓練，那就是繼續留駐後方，這是蔣委員長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在後方進行實戰訓練，通過作戰演習，「典、範、令」，當然可以體會一些。但是，沒有親歷戰場，未曾聽過敵人的砲聲，總難免是紙上談兵。

「訓練，訓練，訓練。」

「最高當局關懷青年軍的訓練，延長入伍訓練，留駐後方訓練」……

後方訓練，「計劃長遠」，當然就談不上開赴前綫了，據說開赴前綫牽涉的問題很多，最大的問題，是這批「精英」已形成蔣公愛子蔣經國氏的嫡系部隊了，用處多矣！不到最重要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因此，青年軍的作戰關就卡住了，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青年軍始終都在後方訓練，訓練，……

綜觀青年軍的情況，可以概括爲：

「十萬青年十萬軍」——徵集有難，編練有厄；

「一寸山河一寸血」——作戰無份，抗敵無緣。

這前前後後，都有蔣經國折衝其中。

抗戰是全民動員的、各條戰線的總決鬥，當然不一定人人都得上前綫。對蔣經國先生，

也不應要求他非上前綫作戰不可。然而，在抗戰的危難關頭，蔣經國先生作為青年軍的主帥，卻一直沒有碰過日本侵略軍的影子，這似乎是難以規避歷史的嚴正評價的。

一九七六・十一・十七・

蔣專員欽定的兩大節日

蔣經國先生，當年在江西高唱建設「新贛南」，確實有過一些新奇的事迹。來到香港後，從報上見到蔣先生現在台灣的某些突出的政風，再聯想起彼時贛南的獨特新政，感觸很多。當年有兩件事，給我的印象是異常深刻的。從這當中，似乎可以窺測出，蔣先生當政的中心的、傳統的意向，誠所謂蔣門爲政之道也。

第一件是，當年蔣專員通令他所轄的江西第四區十一個縣，定蔣總裁的生日（十月三十一日）爲「太陽節」，規定全區各級機關、團體、廠礦、學校，以及各街道、保甲、商店、住戶，必須一律隆重慶祝，以表示對蔣總裁的無限信仰崇敬和無量感恩戴德。當年贛南慶祝「太陽節」的盛況，堪稱空前。

第二件，蔣專員通令所屬各縣，定農曆八月十五日中秋節爲「官民同樂節」，這是集中顯示蔣經國主政下的「親民」風尚，官民歡聚，樂也融融。規定了一套「同樂」的程式，這顯然又是世所罕見的。

HONG KONG POLYTECHNIC STUDENTS' UNION
PRESS COMMITTEE

觀乎當年贛南的兩大節日，再看今日台灣的動向，其中明顯的貫穿着一條綫，那就是蔣總裁——蔣主席（當年爲蔣專員）——中國多難的老百姓。現在的台灣，蔣氏子承父業，君臨着台灣一千六百萬人。據說來日非「復國」不可，全中國的老百姓非在蔣氏統轄之下不可。由此看來，蔣經國氏對於他欽定的兩大節日，該是念念於茲、無限嚮往的啊！蔣氏目前在台灣的做法，我不過浮光掠影，所知不多；蔣氏當年在贛南的作爲，我則是親身經歷，記憶猶新。

一、爲總裁祝壽的「太陽節」

我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底到達贛州的。其時，第一屆「太陽節」剛過不久。這個特大節日的風采，還處處可見，滿牆滿壁的紅綠標語還留存着。而引人注目的，是幾條大街上，每家商店的門口，幾乎都有一方塊精製永久性的油漆標語，文曰「總裁萬歲！」或「團長萬歲！」走近細看，前者有「政宣」二字，後者有「青宣」二字。人們說，這是專署政工隊和三青團宣傳隊爭着爲祝壽而做的。贛縣西津路三青團支團部門口右邊牆上就繪製了高達七米以上的蔣團長的巨幅彩色畫像，像下端有「團長萬歲！」四個大字。

給我印象特深的，是我投入「江西青幹班」開始受訓時，教唱的歌曲就有「恭祝蔣總裁

壽慶歌」，簡稱「祝壽歌」。當時鄭重宣佈，這支歌曲不僅是爲蔣總裁祝壽，而且是表達對總裁的崇敬。規定贛南的老百姓都得「唱在口中，深入心中」。我們既然成了總裁公子的學生和幹部，就更非唱得滾瓜爛熟不可。以後，我不僅自己唱，有時派到學校或地方去搞宣傳，還得教人唱，因而歌詞記得很清楚——「今天是總裁的生辰，全世界都在鼓舞歡欣。我們要以無限的熱忱和崇敬，慶祝這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媬姆，這人類眞正的救星。他左手護衛着同胞，右手抵擋着敵人，從容培育着民族的新生命。即使寫下千百個偉大，也比不上他的革命精神。（重覆第一節）這人類眞正的救星。」

這首歌是由國民黨黨歌的作曲者程懋筠譜曲的。那時程氏在吉安江西省教育廳「音教會」（音樂教育促進會）担任主任。一九三九年，他特地率領「音教會」樂團，到贛州參加第一屆「太陽節」，應蔣專員之請，譜了這個曲子。

歌詞的作者是湯光瑢，江西宜春人。他是當時三青團宣傳組長江海東的同鄉兼同學，三青團江西支團機關雜誌「江西青年」月刊的主編。一九三九年，他奉命寫了這首歌詞，當時很得到蔣經國主任的賞識。江海東也引以爲得意。不過，世事亦眞是變化莫測。翌年第二屆「太陽節」過後不久，湯光瑢忽然失蹤了。事後，內部傳說，江海東商同「中統」特務秘密逮捕了湯光瑢，把他送往泰和馬家洲集中營去了，據說湯光瑢是共產黨地下黨員。我當時想，

湯光瑢是那般熱情地歌頌蔣總裁的「無比偉大」，而蔣總裁的「太陽一般的恩澤」，賜給湯光瑢的，又是什麼呢？

二、祝壽的十二着

我在贛南度過了一九四〇年的第二屆「太陽節」。據人們說，第二屆的盛況不亞於首屆。以下憶述所見的祝壽十二着。

第一着，組織祝壽籌委會：例如贛州城就在十月初成立「江西省第四區各界慶祝太陽節——偉大的蔣總裁誕辰籌備委員會」。蔣經國專員自任主任委員，由黨、團、政、軍、民衆團體的首腦和名流紳士担任委員。委員有幾十人之多。除了議定慶祝的方式，規定各單位應辦的事項，此外主要是籌集經費。開出清單，某工商號、某某殷實富戶、某街、某保、或某單位該出錢多少。誰也不敢不出錢，這在別的地區是難以辦到的。

第二着，各保動員：蔣經國氏爲政，一向主張重視基層。贛州專署所在地，設有「保指導員辦公處」，各保設一個指導員，都由高級官員担任，蔣經國本人也是個保指導員，定期出席保民大會，傳達政府的法令措施。慶祝「太陽節」，當然更是一件大事，先由保指導員辦公處召集保指導員開會，發給宣傳大綱。然後，各保指導員去各保參加保民大會。我記得

蔡希曾當時担任贛州城東門外一個保的指導員，我跟着他一起去開會。會上蔡希曾講了一番祝壽的大道理。接着保長藉着風勢强調：大家聽到吧，那天祝壽大會遊行，家家戶戶老的小的都得去，一個不能少；我們不能落在其他保的後邊；還有每家都要照辦，點蠟燭，放鞭炮，吃壽麵、壽酒——。沒等說完，羣衆中交頭接耳、喃喃出聲，聲音越來越大，顯然是有了難題。會後，人們紛紛湊近蔡希曾。這個問，「我家大爺走不動，可不可以不去？」那個問，「我娘躺在床上！」有的表示沒有錢買爆竹，有的——。蔡希曾應接不暇，只好籠統地說：「有特殊問題的和保長商量吧。」保長繃着臉尷尬地站在一旁。

第三着，發表「太陽節」慶祝大會宣言，報紙雜誌出版特刊專刊：我記起第一屆「太陽節」各界慶祝大會的宣言，據說寫得簡明有力。蔣經國主任讚賞是篇好的宣傳材料，刊登在「江西青年」雜誌。我們受訓時，也指定用作參考。這篇宣言是當時「三靑團支團部」宣傳組一個靑年組員王重實寫的（黑龍江人）。誰也沒料到，沒有等到第二屆「太陽節」，王重實也被宣傳組組長江海東串通中統特務逮捕了。……

第四着，搭祝壽牌樓和懸燈結綵：「太陽節」的前十來天，公共場所和大機關就開始搭牌樓了。一般機關、商店、住戶紛紛定製燈綵，加以提燈遊行也要燈，因而贛州的燈綵紙紮，生意特別興隆。從外地請來幫手，也從外地搜購紮花彩紙和大批燈泡。我記得西津路支團部

在大院中紮了一個高懸的綵牌，中間一個大「壽」字，兩旁有「嵩陵晋頌，億兆騰歡」八個大字。

第五着，佈置贛州中正公園「大壽堂」：蔣專員親自指點，大壽堂設在贛州市區中心的「中正公園」廣場內，舞台作爲壽台，有特大幅的蔣委員長畫像。最富特色的是舞台的兩側和近壽台的廣場兩邊，都用高達五米以上的紅布圍起來，像矗立着兩堵高大的紅色圍墻。當時，看到不禁令人驚嘆，聽說是趕染了幾百疋紅布，才供上佈置壽堂用，其他的材料那就不用說了。

第六着，祝壽「晨呼隊」：「太陽節」這一天，剛剛黎明，就由各宣傳團體出動，沿着主要街道，高呼口號：「慶祝蔣總裁誕辰……」「蔣總裁萬歲！」一隊十幾二十個人，拼命高呼吶喊。晨呼隊在一處或一段路上，一呼再呼……高呼！高呼！直到商店住戶打開門，跟着一道高呼「萬歲！」晨呼隊這才離去。

第七着：大壽堂祝壽大典和大會：大壽堂的祝壽是上午開始，由蔣專員偕同夫人親屬，向壽台行三鞠躬禮。這時兩邊有長竹竿捲起的「五萬頭」特製爆仗，燃放起來連響幾十分鐘，煞是熱鬧，唯一遺憾的是，當時贛州沒有一個樂隊奏樂。接着是各機關團體的首腦率領所屬人員祝壽，也燃放各自備好的爆仗。這些祝壽者行三鞠躬時，蔣氏夫婦，站在一旁，祝壽者

面向蔣氏夫婦行一鞠躬。蔣氏夫婦答禮。在主要單位祝壽之後，蔣氏夫婦就離開壽堂，由其他負責人在壽堂答禮。機關團體之後，就是各區各保和近郊的鄉組織代表隊來祝壽，其中不少敲鑼打鼓、吹奏樂器來的，有的還送來壽匾、壽帳，就掛在兩邊布坪……川流不息，這樣要整整搞一天。另外各單位，各保、各戶還得自己舉行慶典。

第八着，祝壽大會：「太陽節」的傍晚，就在大壽堂的廣場，舉行「各界祝壽大會」，各單位人員陸續到場，各保羣衆擠不下，就在主要街道集中。大會是蔣專員致詞，各界代表致詞，通過「向蔣總裁祝壽致敬電」，通過大會宣言，高呼口號。會後舉行提燈遊行。

第九着，提燈遊行、龍燈、獅燈、高蹺、風車、「八仙過海」、「痲姑上壽」，——各單位、各大商號、各保要比賽，誰的燈大、誰的新奇。連屆「太陽節」遊行燈綵的冠軍，都推「浙江省旅贛同鄉會」。他們搞的是特大的活動「牌坊燈」，幾百個大小各式燈籠，聯結成長方形的牌樓，寬約五米，長約十米，上百個人抬着。平放着，馬路的一段宛如覆蓋着五彩輝映的燈籠天篷。撐起來，就矗立着一座燈光燦爛的巨大牌坊。據當地的老人家說：早在清朝爲慈禧慶祝「萬壽」時就玩過這種燈，不過沒有這樣大。老人家議論紛紛：「比皇帝做『萬壽』還熱鬧呀！」「哎！蔣委員長就高過皇帝嘛！」「以前的皇帝要是也有一位太子在贛州做官，那也會搞得這麼熱鬧的。」

第十着，「祝壽聚餐」。各單位以及家家戶戶，都得大擺筵席、吃壽麵，吃壽酒。有的就在館子裏定席。一連三天，大小酒館，都座無虛席，猜拳比酒，鬧得不亦樂乎。三青團支團部於「太陽節」前一天晚上，在西津路支團部舉行大聚餐。蔣經國主任親自到場。除了猜拳飲酒，還推舉人到大禮堂台上，和蔣主任一起，比賽喝壽酒，「快乾三大碗」，結果是蔣主任獲冠軍。他舉着碗，一碗接一碗，一乾而淨，了無難色，贏得熱烈掌聲。他三碗全乾，有的還在慢吞吞喝第二碗。更精采的是比賽「快吃壽麵」，一大碗麵，看誰吃得快，又是蔣主任領先，他的嘴比常人大，可能是個優越條件，一張口快吞疾嚥，囫圇下了肚。旋即大張嘴巴，手搖空碗，讓大家觀賞，確是快吃冠軍。全場熱烈喝采，嘆爲觀止。

第十一着，「祝壽聯歡會」：各戲院、電影院、宣傳團體演出，一律免費招待，分發門票，各場都擠得滿滿的。

第十二着，「蔣總裁偉大事迹圖片展覽」：第一屆「太陽節」的展覽，由「三青團支團部」舉辦，在西津路支團部會議室展出，爲期一週，規模不很大。以後蔣主任提供了較多資料，贛州中正公園也興建了一座「中正室」，展覽便在那兒舉行，規模也較大。一九四二年，又在「中正公園」興建「新贛南博物館」。館稱「博物」，而陳設展覽的物品，主要是蔣總裁的照片，蔣總裁寫給蔣專員的書信，人家送給蔣總裁的紀念品，蔣總裁用過的物品等等，

正如同蔣專員自己說過的，這是爲了經常展示「蔣總裁的無比偉大」。

贛南「太陽節」的空前絕後的盛況，大體如此。以後蔣經國到重慶出任「中央幹校」教育長，校長是蔣老先生。「太陽節」未能在陪都通行，「中央幹校」內則援例慶祝。一九四四年幹校全校師生熱烈慶祝「太陽節」，蔣老先生偕夫人親自到場。由「中國萬歲劇團」演出「萬世師表」。到南京之後，「太陽節」又只局限在「中央幹校校友會」內。由於局勢的變化，贛南當年的盛況，已一去不復返了。

三、「親民」的「官民同樂節」

蔣專員的「親民」，確是下過一番工夫。例如：專員公署設有「民衆投書問事處」；蔣專員接見民衆，開始是每周一次；又蔣專員經常微服出巡，到處視察，訪問住戶商店……。他强調：深入基層，體察民情。贛南的公務員，他定名叫「公僕」。贛州經常擧行各式各樣的「聯歡會」，「不夜天」，有老百姓的觀衆，以表現「官民聯歡」。蔣專員大概還覺得不夠，又親自把傳統的中秋節定爲「官民同樂節」。

怎麼同樂呢？主要是由官方擺設盛大的宴會，歡宴老百姓的代表，宴會後一同觀賞文娛節目。

一九三九年和四〇年的贛州「官民同樂節」，大宴會都在明星大戲院舉行。舞台背景裝飾爲皓月當空、桂樹飄香，是吸引人們秉燭夜遊的大好光景，場子裏擺設近百桌筵席。每桌有兩位官員作東。蔣專員作主東，他巡迴到各桌敬酒，客人都是各保的老百姓代表，多數是老年人，還有熱心「公益」的人，也有少數開明的大老闆。程序照例是蔣專員致詞，民衆代表答詞。接着就飲酒猜拳。播放音樂助興。蔣專員到每桌敬酒，都激起一陣陣的高潮。全場的最高潮，是與宴的全體官民，一同乾杯共慶聯歡，敬祝蔣專員健康，歡呼「蔣總裁萬歲」！接着演出文娛節目。就這樣，飲酒看戲呼「萬歲」！官民同樂過中秋。

以上回憶，都是三十多年前的舊事了。

從這當中，看得出蔣經國先生當年在贛南，確是煞費心機，與衆不同。就以這兩個「節日」來說，所耗費的人力、物力，以抗戰期中的艱苦來說，不能算是小焉者。而其結果，帶給了贛南老百姓一些什麼呢？

蔣先生當年在重慶，遙遙憑弔淪陷中的贛南。我想，他心裏一定會有所感慨。抗戰後，那麼熱愛贛南子民的蔣專員，却不願回到贛南看一看。蔣先生心裏一定是有所盤算的。

蔣先生現在在台灣，雖然未再公開慶祝「太陽節」，但是對於蔣老先生「恩德」的宣揚，比之當年，只有過之而無不及；雖然沒有再歡度「官民同樂節」，報上却無日不登載蔣主席

「親民」的消息或照片。看來，蔣經國先生好此道的習性，到台灣後，並未因時勢而改變，反是做法更顯得純熟了。

一九七六・十二・廿六・

蔣「青天」在贛南的故事

有人說，此間電視台播放的台灣片集「包青天」，是隱喻蔣經國的。衆所週知，說部中的「包文正」是以「包公案」著稱的。中國民間都熟悉，「青天」者，是公正廉明地揭穿官府的黑暗，以雪民冤，以平民憤也。「青天」的「明鏡高懸」，與「黑天」的「沉冤海底」，是辯證地聯繫的。

台灣報上幾乎無日不登蔣氏出巡的消息和圖片，看來，蔣氏在「親民」上確是狠下工夫。至於懲辦貪汚，台灣比之當年國府在大陸，似乎是有些轉變，那時大陸的各級衙門，幾乎「無官不貪，無吏不汚」。蔣經國在贛南就是以「深入民間」和「嚴懲貪汚」而一度聞名的。由此，我聯想起：今天台灣蔣「青天」的稱號，顯然是重揚當年贛南蔣「青天」的令名。由此可見，蔣氏是一貫熱衷於把自己塑造爲子民的「青天」的。

一、槍斃貪官的內幕

當年，蔣經國到贛南接任專員不久，就以「嚴懲貪汚」而風聞全國。我記得大概是一九四〇年，「中央社」曾發佈一則電訊，全國報刊照例一律登載。報道蔣專員在贛南懲辦貪汚，雷厲風行。他深入民間，察訪民隱，查出一個親信部屬貪汚三百元，立即判處槍決。據說：羣情感戴，紛紛盛讚「英明的蔣『青天』」。彼時行銷南方各省的「東南日報」，特以蔣「青天」爲題，寫了一篇娓娓動聽的專稿。再結合一些傳奇故事，於是聳動遐邇，蔣「青天」就這樣傳播開了。「貪汚三百元就槍斃，那還得了？」「贛南再也沒有人敢貪汚了」。在那種貪汚瀰漫的日子裏，我也一度嚮往贛南是「貪汚絕迹」的一片「乾淨土」，衷心地讚賞蔣「青天」。蔣「青天」給贛南的公務人員，特別命名爲「公僕」。我也掛上了「公僕」的徽章，這是多麼自豪啊！

但是，做久一些蔣「青天」的部屬，逐步地弄清了一些內幕，才恍然自己未免太天眞了。

就以哄動一時的槍斃貪汚犯來說吧，外界就一直傳說蔣專員如何秘密察訪，探得民隱，破獲此案。說得詭秘神奇，宛如一個偵探故事。眞相究竟是怎樣呢？概略憶述一下。

當年在贛州，成立了「仇貨檢查委員會」，是由黨團軍政各個機關派代表組成的，蔣經

國兼任主任委員，專職人員不多，蔣氏派他「新兵督練處」的一個舊部任某担任秘書。這個會的任務是杜絕日貨的走私入境，查禁市場出售日貨。商店一經查出日貨，小則沒收，重則處罰；根究來路，假如涉嫌勾結日寇，構成漢奸，那就嚴重了。所以，搞仇貨檢查，是一個便利貪污勒索的肥缺。

贛州有一家最大的百貨商店，叫廣益昌，它的總店開在南昌，那時南昌已經淪陷，廣益昌南昌總店，照常營業。贛州城的廣益昌，把日貨改換商標，魚目混珠地銷售，幾乎人所共知。據說廣益昌為了逃避檢查，免生麻煩，便和「仇貨檢查委員會」的任秘書勾結，定期送任某一筆錢，常常請任某到廣益昌，又像巡查，又像購物。廣益昌的經理，就恭迎任秘書到經理室，伺機進貢禮物。例如：奉送一盒餅乾，盒底則藏着鈔票，做得不露痕迹。於是任某的貪污已成平常，蔣專員並沒有察覺。有一年年終，稅務局照規定抽查商店的原始簿據，核實收支盈利，以定稅額。查到廣益昌，先發現日記賬上有幾筆給任某的付款，繼而查出立有任某一個戶頭，付款多筆。稅務局查賬員追查任某其人的身份和付款用途，廣益昌先含糊其詞，不肯吐實。後來查賬員轉報稅務局長潘某，潘某約廣益昌老闆，問明究竟，才透露出這是給「仇貨檢查委員會」任秘書的貢禮。老闆和局長相約，千萬不要向外洩露。以後這件事在稅務局傳開了，又傳到省稅務局以至中央稅務署。終於有一個軍統特務頭目把這件事告訴

了蔣經國。蔣氏一聽之下，認爲這敗壞了他的清廉聲譽，大爲震怒，立即寫了一張手令，把任某以貪污有據，執行槍決。內情的曲折，諱莫如深。輿論卻大事宣揚蔣專員，深入民間，密訪破案。一連串的電訊、特稿、專訪……把「蔣青天嚴懲貪污」，說得煞有介事。

二、「蔣青天」屬下的貪污能手

至於贛南的貪污，又是否從此絕迹呢？

且學兩個突出的例子：

一九四六年，抗戰勝利後，有一個來自贛南的卸任官員到了上海，置了洋房汽車，開了一家洋行，內盤是大做金鈔生意，本錢不小，派頭很大，儼然是一個新冒頭的上海大亨。上海商場中紛紛傳說：此人來頭非凡，是蔣太子在贛南的一員大將。我到上海，也有人向我打聽。原來這位大亨姓吳，是我們在贛南的舊識，當初和我一樣，是個窮公務員，寧波人，和蔣專員的留俄同學黃某是親戚，經黃的推薦，担任贛縣警察局長。此人長於應對，對蔣專員和專員的太太，都侍候得很殷勤，經常跑蔣專員公館，得到蔣專員的寵信。他雖然幹的是警察，但是，各種的派款募捐多是由他主辦。以後蔣專員兼贛縣縣長，吳某被調任建設科長，他對建設完全是個門外漢，可能是蔣專員看上他搞錢有門道。要「建設新贛南」，好歹先得

籌經費，這樣一來，各式各樣的捐稅附加，臨時派款，花樣百出。建設的項目，寥寥無幾，吳某的荷包，却一天比一天脹起來了。我們在贛南就聽到了一些風聲，有一個朋友告訴我：吳某的生活非常闊綽，他家裏堆滿了吃的、用的，都是大小老闆和殷商富戶送的高貴東西，看不見的貢品就更多了。我離開了贛南後，聽說吳某辭職回浙江，滿載而歸，腰纏萬貫，成了富豪；繼而到上海，一躍而爲金鈔大亨。贛南派的老人，都知道吳某是靠蔣專員起家的貪汚能手；上海灘上更矚目這位來自「新贛南」的暴發戶。

其次是「三青團江西青年招待所」的貪汚公案。該所一九三九年秋創設在贛州，蔣經國以江西支團籌備主任的身份，兼任青年招待所的總幹事。負責掌管經費的總務幹事，由蔣總幹事派他「新兵督練處」的一個舊部王某担任。該所的經費來自兩方面，一是三青團中央團部發給，一是江西省政府補助。中央團部天高皇帝遠，管不了，省政府按月給了錢，也不過問。招待所招待流亡青年，進進出出，流動性大；流亡者的情況又複雜，需要不同。招待所經費的開支也就富於彈性，很難把握一個月開支多少。王某是個八面玲瓏的人，開始似乎比較含蓄，以後越來越活躍，忙於應酬交際，不少同事向他借錢，還傳說他向外放高利貸，和商人合夥做生意。後來，他把他幹小學教員的未婚妻，安插到招待所任出納，又把他一個大舅子插進招待所任庶務。於是，招待所的錢都在王某一家人手上打轉了。王某是蔣專員的舊

部，他見人就滿口蔣專員對他如何信任，他把老婆舅子都安排到招待所，既是蔣總幹事簽署派任的，其他人就未便多言。但是，以後王某在招待所作威作福，激起了所內青年的不滿，有的青年聯名向支團部檢舉王某貪汚，外間又盛傳王某與某商號合夥，搞投機倒把，大發黑財。當時支團部的佐理書記彭朝鈺，他是康澤特訓班的學生，他代表康系復興社的一派，正在同蔣經國爭奪團的領導權，雙方都在伺隙進攻。彭朝鈺藉着對王某貪汚的控告，存心給蔣經國一次襲擊。彭朝鈺在支團部的工作會報上鄭重提出此案，並提議由支團部會同招待所組織一個專案小組進行調查，蔣經國當時不置可否，隨後將王某調職，以緩和招待所的輿情。但是，還讓王某的未婚妻和舅子留着辦交代。這個交代拖了幾個月，一筆糊塗賬，不了了之。而王某在外却樂得專心做買賣，越來越順手，終於由一個窮職員，變成了贛縣的土財主。熟悉內情的人都知道：王某是蔣「青天」屬下的又一個貪汚能手，是仰賴「蔣青天」的栽培，而成爲贛南的一個暴發戶。

總之，當年在贛南靠着蔣「青天」發財者，大有人在。至於其他究竟還有些什麼人，「英明的青天大老爺」，當然心中有數。

HONG KONG ... STUDENTS' UNION PRESS COMMITTEE

三、「吃黑吃白」得天獨厚

我遇着贛南鄰區的一位行政專員，他和我談起蔣專員在贛南施政的情況，因爲他是在官場中打滾的，對贛南的某些情況，比我淸楚得多。

他說：蔣專員是：「兩徵」大落人後；「兩吃」得天獨厚。

「兩徵」就是「徵兵」和「徵糧」。「徵兵」，江西各區比較，歷年第四區都落在其他區之後，但是蔣專員的四區保安司令部，却額外地養了近一營兵力的「自衞大隊」，又各縣的自衞隊也是滿滿的，這都是其他區所不及的。徵糧以及徵購，第四區更不用談，因爲蔣專員要搞他自己的「交易公店」，對上級的徵糧定額，似理不理。這都是只有蔣專員才能這樣做的。

所謂「兩吃」，一爲「吃黑」，二爲「吃白」。「吃黑」在贛南又叫「吃鎢砂」，四區所轄的大庾縣西華山，鎢礦的儲量，居世界第一，那時雖然是勞力開採，產量不高，但是還是源源外銷。蔣專員對鎢砂出產徵收了地方附加稅，這筆收入，比一個普通專署的公費還多。靠着這宗鎢砂附加稅，蔣專員就得以用大批的額外人員，和供給大量額外的開支。例如四區專署，主任秘書和秘書有時多到七八個，一般專署頂多兩個。贛南當年便給額外人員一個稱

號：叫做「吃鎢砂」的或「吃黑」的。

其次是「吃白」。當年財政部給蔣專員的特殊照顧，派他兼鹽務署浙皖閩贛四省督運處處長。這確是因人設機關。不督，鹽還是照運。該處設在贛州，又並非交通樞紐，還得在鷹潭等處，設辦事處。但是中央的財政機關，經費多，待遇高。蔣專員得以安插一批人在督運處掛個名，還有其他便利。鹽是白的，因而外界對於兼任鹽務處長的蔣專員以及其他掛名拿高薪的袞袞諸公，譏誚為「吃白者」。

異常明顯，這般「吃黑」、「吃白」，只有貴為蔣委員長公子的蔣專員，才有這般特殊條件，伸手可得。誠如那位專員先生所說的：確是得天獨厚。這該是蔣「青天」大大不同於「包青天」的獨特之處吧？

還有，蔣「青天」在贛南禁賭、禁娼、禁毒，確也搞得有聲有色。有一件事也是大為哄動的，那就是抓着一位太太在家裏打麻雀牌，罰她在贛州中正公園跪了三天示衆。這位太太的丈夫叫楊萬昌，河北人，他是前任專員公署的科長，蔣專員接任後，乃留任科長。為人爽直，喜歡發些議論，據說曾觸犯過蔣專員。有一次他因公出差，他太太在家打麻雀牌被抓住了，被作為違禁的典型，除了罰跪，還罰勞役，並且抄了家。楊萬昌還被通緝。逼得楊萬昌流浪隱藏了一個時期，以後楊萬昌靠朋友關係投到江西廣豐軍校三分校當政治教官。有一次，

我和蔡省三在上饒遇到楊萬昌，他大發牢騷，說：他太太不過偶爾打牌，而當時蔣專員的俄國太太蔣方良却幾乎天天打牌。事實也確實如此，蔣方良在贛州學會打麻雀牌，以後越打越精，成了牌迷。抗戰後，蔣方良被蔣經國安置在杭州，就有蔣的某留俄同學和某舊部，在官邸專陪蔣方良以打牌度日。贛南禁賭的一陣風過去了，蔣「青天」以後對部屬的賭博也就視同尋常了，例如：蔣氏的得意門生，現在台灣的王昇上將，當年的賭癮就是特盛的。在南京時，王昇的公館就是贛南派諸君聚賭「梭哈」的場所。王昇將軍當年的賭癮是挺大的，不知現在如何？

四、親民的瑣聞

今天在台灣，雖然報上無日不見蔣氏「親民」的照片，不是今天在台北和老百姓握手，就是明天在台南到農民家中問候。但是，比之當年在贛南似乎還略遜一籌。那時，蔣專員有常設的「民衆問事處」、「民衆投書處」，每星期還接見民衆一次。蔣專員又兼任保指導員，經常開保民大會，和全保每個老百姓混在一塊……等等。但是，以後據我們所了解的，實際上並不曾解決什麼重要問題。我記得蔣先生親自給我講過兩個故事，其一，是他有一次接見了一位六十多歲的窮苦老太太。她有一大堆苦難訴述：兒子被抓壯丁，媳婦不孝順，家裏有

時沒有米下鍋。她一項一項哀告，請求蔣專員開恩搭救。蔣專員聽了，一時無法答覆。她便嘮嘮叨叨說個不休，蔣專員七勸八勸，費了許多唇舌，好容易才把老太太打發走。蔣先生向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似乎還有餘悸，深深地慨嘆：「遇到這種事眞是不好辦呀！」

另一個故事是：蔣經國先生在重慶，有一次大轟炸後，他陪着蔣老先生，一道去視察災區，老百姓紛紛哀告求救。他憐憫一位老太太孤苦伶仃，準備給她幾張鈔票。正當蔣經國掏口袋，蔣老先生連忙制止，告訴他，這樣做不合適。直接給錢，給了一個，還有兩個三個——那就不好辦了，應該通知政府機關統辦理。蔣經國曾經對我們强調說：這是蔣公給他的一次深刻教育，辦事應由承辦機關，依法辦理，不能憑個人的興緻去做。

不知，今天台灣的蔣「青天」，在巡迴「親民」當中，辦了些什麼重要事情？又是怎樣辦的？

我們如果用現代政府首腦的法治常規，當然無以窺測蔣「青天」的莫測高深的「親民」「德意」。就是用通俗的「包青天」做借鑑，台灣既然有蔣「青天」事必躬親，那麼，相對的就必定有不少大大小小的官員是一團漆黑，至少是有虧職守，因而一切唯賴英明的蔣「青天」親自出馬！眞個是：台灣子民何其幸，有如此的蔣「青天」；台灣子民又何其不幸，僅僅有這位唯一的青天大老爺——蔣院長。

一九七七・一・五・

蔣專員的「五有」和「十多」

「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人人有工做」。

——這個「五有」，就是蔣經國先生當年担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時，提出來的「建設新贛南」的五大目標。

那時，國民黨的中央通訊社、中央日報以及各地黨報，和某些民辦報刋，都一呼百應的為蔣氏的「贛南新政」大肆宣傳，發表了連篇累贅的電訊、報道、專訪、評論。似乎一個「人人五有」的幸福天堂，很快就將出現在章貢合流的一角。蔣經國儼然成了開創奇迹的英雄，曾經哄動一時。有過一篇評介「贛南新政」的文章頗吸引讀者，那就是高素明先生在「東方雜誌」上所寫的關於「新贛南建設五年計劃」。高先生是蔣先生的留俄同學，彼時担任蔣先生的秘書、是蔣先生的智囊。「東方雜誌」是商務印書館發刋了三十多年的「權威雜誌」。所以，這篇文章在知識界頗有一些影響。（筆者按：去年一月號「七十年代」發表了高先生用「高理文」署名的投書，談到他個人的際遇問題。）

我當年投到贛南，做了蔣先生的學生和部屬，懷着滿腔熱情，有心追隨蔣先生，願爲實現「五有」，創造「三民主義模範區」而努力。我和其他青年朋友一起，身穿工服，赤脚草鞋，一股傻勁。

現在回憶起來，三十多載的滄桑，使我從彼時「五有」的美夢，聯想起更多有關的事情，主要的將憶述一下蔣專員治下的贛南「十多」。

一、贛南的「爛攤子」

一九三九年春，蔣經國先生是以「新兵督練處處長」的身份，進入贛州的。那時的贛南，被江西省當局，看作是一個「爛攤子」。

贛南劃爲江西省第四區，轄贛縣、大庾、龍南、定南、虔南、上猶、信豐、安遠、尋烏、南康和崇義等十一個縣，面積約二萬三千多平方公里，當時人口約一百六十萬。它鄰接廣東，本來是粤系軍閥的勢力範圍。這裏有不少粤軍卸職的軍官和依附粤系的財主。他們擁有槍枝人馬，據地稱雄，包賭包烟（吸毒）包娼，爲非作歹，橫行霸道。省政府的政令，一向進不了贛南。

贛縣又是蔣總司令反共發難的地點之一。早在蔣總司令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大淸黨

前夕的一九二七年初，蔣總司令率領北伐軍，由粵北進到贛州，還沒有來得及趕走南昌的北洋軍閥頭頭，搶先便在贛州向「總工會」開刀，殺了總工會的負責人陳贊賢，種下了血腥搏鬥的火種。

以後，共產黨登上鄰近贛州的井岡山，建立根據地。繼而轉移到瑞金建立赤都。贛州又成爲紅軍活動的走廊地帶。五次「圍剿」「反圍剿」的反覆較量，都在贛南的土地上進行。紅軍長征後，陳毅還帶領一批人馬，留在贛南山區打游擊。抗戰軍興，才編組「新四軍」，開往皖南。這裏留下了極其慘烈深重的內戰餘痕和潛在因子。因此，國民黨要在贛南建立它的統治，顯然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彼時，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號稱是政學系的謀士，機靈圓滑，計策多端。蔣委員長在南昌，設立行營，坐鎮指揮「圍剿」時，熊兼任行營辦公廳主任。他和南昌行營秘書長、政學系頭頭楊永泰，設計了種種「清剿」「綏靖」的辦法。設置「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就是楊熊的主意之一。熊式輝爲了收拾江西整個的局面，他有一套所謂「三好」方針：「有比無好，快比慢好，多比少好」。因而，江西出現了這種情況：好歹盡快弄個名義，派個官，搞個地盤，掛塊招牌，急急開場，多多益善，下文如何，暫且不問。這是虛飾門面，奉行故事的典型官僚主義。

爲了收拾贛南的「爛攤子」，熊式輝也連忙委派了縣長專員。有的領了委令，躲在南昌或吉安領乾薪。有的到了贛南，叩拜土霸，同流合汚。一九三八年，劉已達接替馬葆珩出任「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劉曾任別動總隊康澤的秘書，又担任過江西省黨部的書記長，自許黨特兼長，現在又願靠攏政學系，從事行政。熊式輝表示歡迎，便派劉已達去贛南任專員。劉組織了一幫復興社分子前去，頗想在贛南一顯身手。可是他們到贛州之後，一籌莫展。翌年春間，劉已達出巡到贛州近郊唐江，竟遭當地土霸圍困毆打，並把劉軟禁起來，揚言要把劉殺掉。幸而這時蔣經國處長挺身而出，找到贛縣的土皇帝劉甲弟辦交涉，要他說服暴徒把劉已達釋放，否則對劉甲弟不利。畢竟「太子」來頭非凡，這一着很奏效，劉已達馬上被放回。劉回到贛州後，引咎辭職，專員公署的一幫人早已逃散了。虧得一個監印機警，把官印隨身帶着隱藏起來。熊式輝順水推舟，落得派蔣經國接任專員。熊本來早已內定蔣經國出任專員，只待他到贛南熟悉一下情況；沒料到出了劉已達被綁架事件，因而促成了蔣經國早日走馬上任。

從此，在贛南這塊破爛紛擾的土地上，蔣經國開始上演他登上政治舞台的一場重頭戲。

二、蔣經國接任專員

一九三九年三月，蔣經國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因人設事的「新兵督練處」，隨即撤銷。

專員公署設在贛州城西西津路的米汁巷口，是清代府台衙門的舊址，正門早已封閉荒蕪了，當時是用原來後花園的側門作爲大門，進去拐彎向右轉，才到正廳。我第一次到四區專署去參觀，晋見蔣主任（我們稱蔣經國爲主任），就是進入這所舊衙門。雖然新近經過修繕，但仍然顯得陳舊、陰森、落寞。聽說蔣專員接任時，更是破敗不堪。翌年秋，專署便搬到新修的大厦中去了。

蔣氏接任專員時，除了從劉已達手裏接過來一顆官印，專署幾乎什麼東西也沒有。但是，有一點還是值得提出來的，前任內的兩位科長和一些職員，蔣專員還是留用了。例如：目前在台灣担任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的范魁書，就是劉已達任內的科長，又是復興社分子。由於他表示効忠蔣氏，以後確也兢兢業業，到今天還得到重用。據我所知，贛南派的第一批老人，現在台灣身居高官者，也唯有范魁書一人了。蔣氏也從原督練處帶去一批人。聽說也有些督練處的舊部隨蔣氏去了台灣，但是名字不見經傳。王昇和我一樣，都是「三靑團」成立後，

於一九三九年底到贛州的，並非老贛南派。王昇到四區專署幹委任視察時，范魁書已經是荐任科長了。

一九三九年，蔣氏正好是三十歲，這位年青的專員，確是表現出一派朝氣。我到贛州時，看見他還是習慣穿藍布的工裝，戴鴨舌帽。經常隨便來來往往，有時一個便衣衞士跟着他，彼此說說笑笑，像朋友一樣，邊走邊聊，沒有那種前呼後擁的官架子。我有幾次到舊專署對面的小攤子上吃餛飩，恰好碰上蔣專員來了，他向掌勺的老頭親切招呼，和我們同桌，邊吃邊談笑，又落得由他會賬。路上相遇，他總是笑着先給人打招呼。蔣經國初期在贛南的那種平易近人的形態，確給人留下較深的印象。但是，時間也僅僅是那麼短暫，第二年他的官氣就漸漸大起來了。

蔣專員確乎表現出懷有雄心壯志，有一股闖勁和幹勁，要在贛南開創一番新事業；當然，他貴爲蔣委員長的公子，也給了他特殊的條件和威力。

總的來說，他爲當局收拾贛南這塊爛攤子，確實大有貢獻。他本身也從中取得了爲政的經驗。

三、蔣專員當政的三階段

蔣氏在贛南，實際不到五年，即從一九三九年春到一九四三年冬去重慶。四四年春，他担任了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專員一職由贛縣縣長楊明代理。同年冬，贛州陷敵前，他匆匆回贛一行，這時，他已經無心顧及贛南了。

縱觀蔣氏專員任內的全部歷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收拾「爛局」階段（一九三九年三月就職，到一九四〇年三月第一次反共大逮捕）。

二，宣稱建設階段（一九四〇年春，召開「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正式制訂「新贛南三年建設計劃」，以後改為「五年計劃」，提出「五有」的目標）。

三、離職掛名階段（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四四年冬，贛州淪陷，四五年，他正式辭職）。

從專員本身的任務來說，蔣經國任內，收拾爛局，對省方以及對中央，都有相當的貢獻。他這時的中心口號是「除暴安良」。他打擊了地方軍閥土霸流氓地痞的勢力，恢復了統治秩序，大力控制支離破碎的農村。他强調嚴懲貪汚，整飭吏治，提倡公僕精神，對貪汚腐敗的政風，有所改革。他宣稱厲行禁賭禁烟禁娼，對改良社會風氣，有所裨益。他千方百計地宣傳對他父親蔣委員長和中央的向心力，使贛南成為東南地區的一個施政中心。更切實的，是

他這位專員，穩當地坐鎮了贛南，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沒有再發生官員被綁架被趕走的老故事。

蔣經國何以能做到這些呢？當年透過宣傳機構，頗有一些傳奇的故事，對蔣氏個人的作爲，渲染得神乎其神。蔣專員自己則把調門提得更高，大事宣稱他在贛南「是堅決打倒封建勢力」，開創「贛南的新時代」，建設「五有的新天地」。

事實究竟是怎樣呢？封建土霸的發號施令，確是讓位給了蔣專員；他們的橫行霸道，稍有收斂；他們的巧取豪奪，受到抑制。但是他們的根基，佔有農村的大量土地，則極少變動，他們長期支配地方的紳權威望，仍然保持。就以劉甲弟而言，他仍然是贛南的大地主，在贛州城擁有許多地產，並兼營七、八家商店，一直安居在紅門大院的第宅中，過着逍遙自在的寓公生活，照樣三妻四妾，婢僕成羣，所差者只是不能像以往一樣招搖過市。贛州許多的「公益」事業，劉甲弟還是掛個頭銜。例如：贛州的中正公園，蔣專員派蔡省三爲管理委員會常委，負實責；但是，劉甲弟和另外幾個紳士還是委員，蔣專員還指示蔡省三遇事要和劉等聯繫商量。我和蔡省三都和劉甲弟有過交往。特別是劉甲弟寫得一手大字，贛州的許多商店招牌都是找劉題書，有些公務員也欣賞劉題贈的字軸，不少人登門求書。劉甲弟始終是贛州的頭面人物。同樣的，贛南的一般地主仍佔有土地總面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他們除了不能公

開聚賭抽鴉片之外，照樣逍遙無羈，作威作福。總的來說，蔣專員收拾爛局，只是恢復了舊的統治秩序。

蔣專員開始時爲了打擊胡作非爲的土霸流氓，擺出了急進的姿態，採取了嚴厲的手段，高唱革命口號，公開讚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給青年人很大的吸引，不少熱情青年，遠道投奔贛南。贛州一度出現了濃厚的左傾氣氛，羣衆性的抗敵宣慰工作做得有聲有色。蔣專員曾率領「贛縣宣慰團」，跑遍了贛南各縣。土霸，流氓，盜匪，嚇得銷聲匿跡。到一九四〇年春，爛局基本上得到收拾，統治秩序大體得到恢復，蔣專員的英名也廣爲傳播了。於是，就在這時刻，一九四〇年三月，贛州發動了第一次反共大逮捕。接着，蔣氏召開第四區行政會議，宣佈有計劃建設新贛南的開始。蔣氏以反共逮捕，作爲從收拾爛局到宣稱建設的契機和轉折。反共和建設，聯繫而來。這顯然不是巧合，箇中的因緣和相互的關連，是頗耐人尋味的。

一九四〇年夏，蔣專員召開「第四區擴大行政會議」，會議地點在贛州樂羣大戲院。到會者將近二百人，包括專員公署和保安司令部的科長以上人員，各附屬單位主要人員，各縣縣長秘書，主要科長，以及特邀民衆代表等。請了省政府代表到會指導，還請了黨團代表列席。是爲贛南一次大規模的行政會議。

會上主要是聽取蔣專員「新贛南建設三年計劃」的報告。討論通過了這一計劃。隨後又改爲「五年計劃」。

蔣專員在報告中，着重提出了「實現五有」，把贛南建設成爲「人人幸福的樂園」，成爲「三民主義的模範區」。計劃中列舉了發展鋼鐵、機器、電力等重工業；農業實現機械化，興建水利工程；贛南各縣城鎮都將建設成爲現代化的城市。人民都享有充分的物質和文化生活。實現「五有」。

當時有人就評論說，蔣專員這套計劃不過是脫離實際的「空談」。

今天回想起來，我認爲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看：

一個是像蔣氏所設想的，建設現代化的新贛南，保證人人享受現代化的「五有」，這是生活的高水平，是社會的大變革，是類似社會主義的理想。可是，在短短幾年乃至十幾年內，能夠做到嗎？

彼時的贛南，除了泰東書局的印刷廠，沒有一家現代化的機械工廠。作爲「贛南新政」標誌之一的「强民工廠」（爲監獄犯人設的工廠），一度廣爲傳播，而它是手工編織竹器等的手工工場。此外，江西省建設廳搞了木機織布的民生工廠和「東南工合」的小型工場。

贛南沒有一座高壓電綫塔；沒有一處成型的水庫；沒有一部拖拉機；沒有一所科學實驗

室；沒有一所大學；專員公署沒有一個曾經從事實際業務的工程技術人員，（最有代表性的蔣專員兼縣長的贛縣。建設科長，是幹警察出身，曾任贛縣警察局長而得到蔣氏賞識的吳善樑），此外還可列舉一連串的「沒有」。在這許多「沒有」的基礎上，要建設現代化的「五有」。如果蔣先生今天回顧一番，他該不知作何感想。

從另一個角度看，蔣專員如果下定決心，在當時的基礎上實行改革，主要是農村實行土地改革，廢除苛捐雜稅，肅清貪汚，幫助農民發展生產，多種經營。逐步改善廣大農民生活，保證在可能的範圍內，讓農民普遍享受最低的「五有」，而不受壓搾，不致失業，不虞飢寒，不是文盲。這可以說是切實可行，有可能做到的。但是，當時却不曾在這方面眞正做點實際工作。

「五年計劃」的「五有」最終都「落了空」。

就在計劃制訂的五年之後，蔣專員遠去重慶了，日寇的鐵蹄，蹂躪了贛南，「新贛南的五有」，影子也沒有了。

四、蔣專員治下的「十多」

「新贛南」的「五有」雖然落了空；可是，蔣專員治下的贛南，和當年國府統轄的各個

政區比較起來，却仍然有其顯著的特點，有其突出的政績。蔣經國個人也定然從中積累了經驗。站在執政當局的立場上來考慮，蔣專員是應頒給勛章的。很顯然的一個成果，就是如前所述的：收拾了贛南爛局。試把蔣專員在贛南採取的主要策略措施及其政績，加以回憶追索，籠統概括一下，主要的有十多。

一、贛南的保安團和自衞隊的兵多——熊式輝（江西省主席）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和蔣老先生是先後同學，原來是國軍第五師師長，他是帶兵開進江西剿共，因而當上江西主席的。熊式輝和蔣老先生一樣，都深深懂得槍杆子的重要，他承包下來的蔣太子，被安排進入亂糟糟的贛南，沒有槍杆子行嗎？所以隨同蔣經國一起開進贛南的，有一個保安旅，兩個保安團。旅長是熊的留日同學黃新富，黃以有胆識有魄力見稱，當時也不過三十多歲。他率領兩個經過整訓的保安團三千多士兵，駐防贛南。（江西當時有十個專區，全省共有十個保安團，可見贛南佔了多數）。這支武力成了蔣專員的有力後盾。只是黃某有一股驃勁，爲蔣專員保安，自是盡忠職守，要事事馴服蔣專員，却辦不到。所以黃和蔣常常發生齟齬，黃旅的兵，同贛州的警察，多次在鬧市大打出手。因而蔣專員到職後，就擴編專署的直屬自衞大隊，新槍，兵足，有一營以上的兵力，歸他直接掌握作專署的警衞。還有蔣老先生又派了侍從室的一個警衞班十多個人到贛州爲蔣專員作貼身侍衞。他們穿便衣，隨時隨地，緊護蔣專員左右。有

一個彪形大漢的曹松，長於雙手用槍，百發百中。我曾經和蔣專員、曹松等一起打過靶，見到曹等確是好射手。蔣專員還佈置各縣盡先加緊擴編了自衞隊。正因爲有如此實力雄厚的槍杆子聽候調遣，護衞蔣專員，有力有威厲行鎭壓，所以蔣先生才得以放手收拾贛南的爛攤子。否則，怎能使得土皇帝放下武器，甘心就範呢。

二、贛南的憲兵警察多——當年一個縣通常不過駐有憲兵團派出的一個班，號稱憲兵隊，而贛南却駐有一營憲兵，營部駐在贛州，可見憲兵特多。還有江西省警察總隊，又派了警察第二大隊駐紮贛州，警察也比一般專區多。大隊長張壽稽，日後成了蔣專員的得力幹部，蔣曾派他兼辦糧食徵購統銷，以後發展成爲交易公店。

三、贛南的專業特務多——軍統、中統的特務，到處都有。而贛南是中統特務的重點。贛州設有「江西省第四區黨務辦事處」，那裏集結了反共的老手。而且還有以反共宣傳見長的黨特兼文特，他們公開發行機關雜誌「東南評論」，主編爲贛縣縣黨部書記長黃問白。又江西中統負責人馮琦（前中共人員），常駐贛州做案。更特別的是專員公署，設有特務處，主任是蔣專員留俄同學黃中美，負責偵緝的是蔣專員的舊部蔡百里。又三青團支團部還有特工組，負責人是胡重義。贛南一度是各派特務，競相稱能，各顯特技的特務大校場。由此可見，說是蔣專員在贛南單槍匹馬唱獨脚戲，實是無稽之談。

四、贛南的額外公務員多、保指導員多——一般專署官員編制不到二十人，四區專署及所屬工作隊，有一百人以上，有時專署的秘書有七八個之多，蔣專員有一批留俄同學担任秘書，例如：徐君虎、黃中美、高素明、周百皆、徐季元、劉漢清、彭健華等。特別是各保除保長而外，又設個指導員，都由高級官員兼任，直接大力控制保甲，這是其他政區所沒有的。

五、贛南特務秘密逮捕的人多——贛南一度顯示的開明進步，和蔣專員的革命口號，曾經吸引了不少青年人。中共的省委地下組織，究竟當時怎樣看待蔣專員？他們之間有過什麼樣的關係？在我而言，還是個謎。例如，一九三九年，江西吉安等地的「生活書店」都被查封了，人員有的被捕；而贛州的「生活書店」却照常營業，照樣公開發售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三青團的「青年文化服務社」也大量經售「生活書店」的書和延安「解放社」出版的書。江西各地禁止「新華日報」的發行，而贛州直到一九四〇年夏還是公開派送「新華日報」。彼時在泰和的江西省當局一度風傳「蔣經國在贛南搞共產了」。這不僅僅是由於蔣的所謂「新政」和「五有」；而是由於贛州所表現的「親蘇」「親共」的種種迹象。

但是，事情的變化，却是那麼詭譎急劇。一九四〇年三月，贛州發動了反共秘密大逮捕，這是江西範圍內動手最早的，那時泰和、馬家洲的集中營都還沒有開張。贛南首次反共逮捕，比之中共所宣稱的全國性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也算是打了先鋒。贛州逮捕，可能比之其他地

方，少費偵察的周折，特務查一下「新華日報」的訂戶和「生活書店」的僱主，應捕者的名單就有了。以後又陸續逮捕了多少人，事關機密，我就不清楚了。總之，蔣專員治下的贛南，當年反共秘密逮捕的做法和「成果」都是很突出的。

六、贛南印刷的法幣多——當時，國府治下的物價，天天以至時時刻刻都在猛漲，法幣則隨之無時無刻不在狂跌，因而需要大量的法幣。而實際是法幣漫無限制的大量源源出籠，演變成惡性通貨膨脹，搞得不可收拾。彼時當局好歹不管，就是趕印法幣應市。在這方面，贛州也起到重大作用；但是，却一直未曾被人注意，因爲這也是機密。那時，贛州城郊，有從上海遷來的泰東書局印刷廠，有全套比較完備的製版印刷，有技工上百人。該廠就專門爲「中央銀行」印製法幣。這裏印刷的法幣供給東南地區近十個省的需要，每天大箱大箱地裝汽車往外運。設非蔣專員在贛南坐鎮，並且對印刷廠嚴密護衞，那是不堪設想的。

七、贛南對東南地區的徵稅、募捐以及其他施政的貢獻多。——財政部稅務署在贛州設置「東南稅務局」，又設「東南直接稅局」，統轄東南各省的稅收。還在贛州辦「東南稅務人員訓練班」，多數稅務人員又被蔣主任領導的「三青團」支團部吸收爲團員。還有中央發動的臨時性的捐獻，贛南也做得很出色，例如一九四一年春擴大「全國出錢勞軍運動」，蔣主任親自領着我們一起上街，義賣日報。蔣主任拿着一疊報紙，登上大商店富戶之門，一瞬

之間就賣光了，他個人就募到上萬元。贛南常擧行義演募捐。總之，在財力上對中央作了有力的支援。又「中央文化驛站」也在贛州設東南分站。對省方來說，貢獻也多，例如「省訓團」就設在贛州梅嶺；以後省軍管區，也用「赤硃嶺」辦「軍官增進訓練班」，全省各縣軍政人員大部分都來贛州受過洗禮。省主席熊式輝，一九三九年春以前，當了九年主席，未曾涉足贛南一步，蔣專員收拾爛局後，熊某常到贛州，有時在梅嶺小住近月。省方的其他機關，也都在贛州設辦事處，省建設廳把贛州作爲重點。有一位何勇仁爲該廳在贛州籌辦「工商陳列館」。我憶及有一個青年人馬兵（馬漢章）給何當助手。到香港後，贛南舊友告訴我：此處有位馬先生（筆名南宮搏）即贛州彼時的馬兵也。

八、贛南「交易公店」對生活必需品的控制多——蔣專員在贛南先開「糧食公店」，集中徵購並銷售糧食，以後發展創設「交易公店」，除糧食外，還經銷其他生活必需品：食油、鹽、布疋、火油、糖等等。先在贛州試辦，以後推廣到各縣，這是蔣專員一個創擧，由他的留俄同學徐季元做總經理。交易公店爲蔣氏在經濟方面加强統制，起到一定的作用。

九、贛南對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行動規約多——一一敘述，實在夠寫一篇長文章，我憶起贛南流行一首民謠——

蔣大專員開了口，贛南百姓齊遵守：
黎明集合上早操，立正稍息開步走。
每天大事第一樁，總裁像前三叩首。
保長傳令開會多，天天高唱搞五有。
結婚必定集團辦，太陽節日大喝酒。
下地趕墟背家訓，叫人急得直發抖。
我的天啦蔣專員！哪年哪月你撒手？

這個民謠生動通俗，反映了一些典型情況。但外界看來，可能相當隔膜，且略加註釋：贛南規定老百姓一早要出操；天天要向蔣總裁致敬；宣傳「建設新贛南」的大小會開個沒完；不許個人私自結婚，一定要參加集團結婚；規定蔣總裁生日爲「太陽節」，一定要祝壽喝壽酒；新贛南制定了「新家訓」，人人得背熟，有時趕墟下地，保長或其他官員，得隨時點着你，叫你背家訓。總之，名目繁多的種種規定，從早到晚縛着老百姓的手脚。

十、贛南的新奇計劃標語口號多——高唱「五有」就是一個典型奇談，各式各樣的計劃辦法，一個接一個。滿牆滿壁的大小標語、宣傳畫。你一進到贛州東門外，就可以看見大字

標語：「建設新贛南」，「人人有飯吃」！並且以醒目的大字寫在城門入口處：「歡迎指導」！又在城門出口一邊寫着「祝你一路平安」。給進出贛南的人，都不能不有所感觸，可見費煞心思。

以上，不過是就我個人所見，舉出當年蔣專員治下的贛南所獨多的犖犖大者，其他自難細列。然而「十多」倍於「五有」，由此，亦可概見蔣專員在贛南的「創舉」，不亦大哉！用以比照今天蔣主席治下的台灣，或可窺察其聯貫的奧妙。

一九七七・二・十七・丙辰除夕於香港

蔣經國抗戰期中簡歷表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時間	地點	機關	職務	註明
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三九年二月	江西南昌	江西省政府保安處	少將副處長	他調兼其他事，仍任此職。
一九三八年春	江西南昌	江西省政治講習學院	少將總隊長	訓練了一批流亡青年，以後編組「江西青年服務團」。
一九三八年五月——一九三九年二月	江西臨川	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新兵督練處	少將處長	調新補充的保安團，輪流受訓。
一九三九年三月——一九四五年	江西贛州	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兼保安司令部	專員兼保安司令	他四三年底已去重慶，此職名義仍在，由楊明代理。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九四四年	江西贛州	軍政部江西傷兵管理處贛州分處	少將處長	由副處長柳昕負實責。
一九三九年六月（調訓）	重慶	中央訓練團黨政班第三期	學員	受訓一個月。
一九三九年七月—一九四三年三月	重慶	三民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幹事會	幹事	指派的，是第一次担任「中央」一級的領導職務。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九四三年二月	江西贛州	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籌備處	江西支團臨時幹事會幹事、籌備主任	在重慶派定，是全省領導人。
一九三九年八月—一九四一年	江西贛州	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流亡青年招待所	總幹事	在銅鼓、臨川等六處設分所，先後招致流亡青年千餘人。
一九四〇年一月—一九四〇年四月	贛州赤硃嶺	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幹部訓練班	主任	以後連續辦五期，約訓練幹部五百餘人。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九四六年（兼）	江西贛州	「新贛南報」，改「正氣日報」	社長	由留俄同學高素明主持。
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兼）	江西贛縣	贛縣縣政府	縣長	多由主任秘書楊明代理，以後由楊接長贛縣。

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五年	江西贛州	財政部鹽務署浙皖閩贛四省督運處	處長	由留俄同學黃中美任主任秘書，這是財政部爲蔣用人作調劑，蔣安置一批人在該處兼職。待遇高。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	江西贛州	「抗建新聞通訊社」	社長	由高素明主持，發地方新聞和通訊專訪。
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五年	江西贛州	「新贛南出版社」，改「正氣出版社」	社長	由高素明主持，曾出版「新贛南建設叢書」。
一九四〇年	江西贛州	新贛南經濟建設幹部訓練班	主任	由專署科長范魁書負責，陸續調訓數百人。
一九四〇年一月	赴粵北曲江	江西省各界粵北前綫慰勞團	團員	團長彭程萬，蔣由參謀孫國光代表。
一九四〇年五月—七月	赴贛北、贛東、浙東前綫	江西青年前綫慰勞團	團長	江西各青年團體組成，蔣未親自去，由江海東、蔡希曾率領。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月	赴陝、甘、新疆等省	中央特派「西北宣慰團」	團員	團長張治中率領，目的爲進一步控制西北。

一九四一年二月—一九四五年	江西贛州	「江西青年日報」，後改爲「青年報」	社長	創刊由總編輯蔡希曾負實責。四五年冬遷南昌，改由王以數任社長。
一九四一年七月	江西贛州	江西青年夏令營	主任	調訓中學生數百人，蔣緯國任大隊長。
一九四一年	江西泰和	「三民主義文化運動委員會」	委員	主任委員熊式輝，委員有葉青等人。
一九四三年二月	江西贛州	三青團江西支團幹事會	幹事長	江西支團結束籌備，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選出幹事會和幹事長。
一九四三年三月	重慶	三青團第一屆中央幹事會	幹事	出席三青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爲幹事。
一九四一年—四六年	江西贛州	正氣中學	校長	創辦該校，離贛後名義上仍兼有該職。
一九四三年七月	贛州虎崗	虎崗青年夏令營	主任	調訓中、專學生近千人，倡導「虎崗精神」。

一九四三年	江西泰和	江西省政府	委員	便於他參與江西全省政務。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九四六年十一月	重慶	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	教育長	各部班及蘭州西北分校學生約五千人。
一九四四年十月	重慶	全國知識青年從軍徵集委員會	委員	主任委員蔣介石，號召「十萬青年十萬軍」。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九四五年五月	重慶	青年軍編練總監部政工人員訓練班	中將主任	編練總監羅卓英，後政工班續辦二、三期改隸「中央幹校」。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九四六年六月	重慶	青年軍總政治部	中將主任	主持青年軍十個師的政工。
一九四五年五月	重慶	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江西省代表	他和張國燾被指定爲江西省代表。
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月	赴蘇聯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代表團	團員	團長宋子文，與蘇聯當局談判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利銘澤典藏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HONG KONG LIBRARY
JUN 08 2026

KONG POLYTECHNIC PRESS COMMITTEE

DATE DUE

Book returned after the latest date shown is subject to a fine.

3 1761 11926323 4

出版說明

本書作者曹雲霞女士，是一九七五年獲中共特赦釋放的前國民黨高級將領蔡省三先生的夫人。蔡先生被釋放後，選擇經香港回台灣，由於未獲台灣當局接受，現仍居香港。

曹女士於七五年冬來港與蔡先生團聚。當她來到香港之後，接觸到各方面的人和事，感覺到此間「有些往事傳聞，歷史掌故，特別是涉及到現時的某些事或某些人，以訛傳訛，頗有乖離。」而曹女士和蔡先生一樣，與蔣經國及目前在台灣當權的一些人是有多年交誼的。當年他們在贛南共事，有過複雜而曲折的生活經歷。因此，曹女士親筆寫下這本回憶錄，希望有助於各界人士了解這段歷史的眞面貌。

本書共分十篇，每篇均可作爲一份獨立的資料，而各篇都聯繫時代的脈絡，人、地的因緣，所以又有其聯貫性。

K. $ 3.80

hed & Printed
in
ong Kong

7
NADA_HK